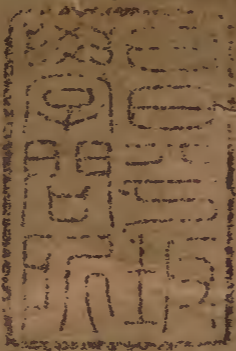


尚書後辨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架	函	冊

尚書後辨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8201
冊數	10	(9)
函號	273	175



尚書後辨附

辨孔安國序

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始畫八卦造書契以代結繩之政由是文籍生焉

辨曰閻若璩曰此古書契起伏羲司馬貞三皇本紀劉恕外紀陳桎外紀

皆本之非也繫辭曰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後世聖人指黃

帝堯舜豈伏羲乎許慎說文解字自序曰黃帝史倉頡見鳥獸之迹初造書

契晉書衛瓘傳子恒作書勢曰昔在黃帝有沮誦倉頡者始作書契以代結

繩則書契之作始于黃帝無疑矣謂包犧氏為萬世文字之祖者此自為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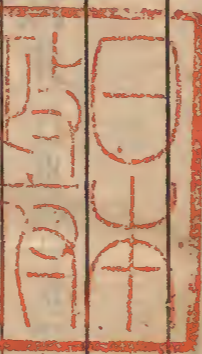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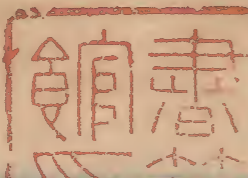
八卦言之也六書之學原本于八卦而八卦之畫不待于六書偽孔序非是

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言大道也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

言常道也至于夏商周之書雖設教不倫雅誥與義其歸一揆是故歷代寶之

以為大訓八卦之說謂之八索求其義也九州之志謂之九丘五聚也言九州

所有土地所生風氣所宜皆聚此書也春秋左氏傳曰楚左史倚相能讀三墳



東吳王鳴盛學

五典八索九丘卽謂上世帝王遺書也先君孔子生于周末觀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爲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譔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于周芟夸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

疏曰此云百篇據序而數或云百二篇者誤有所由以前漢之時有東萊張霸僞造尚書百兩篇而爲緯者附之因此鄭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元孫帝魁之書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爲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爲尚書十八篇爲中候去三千一百二十篇辨曰鄭雖注緯而與經別行緯雖有百二篇之說似與張霸僞書同鄭注經仍用壁中真本與張霸無涉

所以恢宏至道示人主以軌範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舉而行三千之徒庶受其義及秦始皇滅先代典籍焚書坑儒天下學士逃難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書于屋壁

疏曰孔子世家云孔子生鯉字伯魚魚生伋字子思思生白字子上上生求

字子家家生箕字子京京生穿字子高高生慎慎爲魏相慎生鮒爲陳涉博士鮒弟子襄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襄生忠忠生武武生延季及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家語序云子襄以秦法峻急壁藏其書是安國祖藏之

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聞釋文曰二十餘篇也九篇也

疏曰史記秦焚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以教則伏生壁內得二十九篇而云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者蓋伏生初實壁內得之傳教旣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故也又言裁二十餘篇意在傷亡爲少何者若欲多之當云三十篇今裁二十餘篇言裁亦意以爲少之辭又二十九篇自是計卷若計篇則三十四去太誓猶有三十一史記及儒林傳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案馬融云太誓後得鄭元書論亦云民間得太誓別錄曰武帝末民有得太誓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則太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太誓出而得行入

于伏生所傳內故爲史總之并云伏生所出不復曲別分析其實得時不與伏生所傳同也但伏生雖無此一篇而書傳有八百諸侯俱至孟津白魚人舟之事與太誓同不知爲伏生先爲此說不知是太誓出後後人加增此語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建安十四年黃門侍郎房宏等說云宣帝本始元季河內女子有壞老屋得古文太誓三篇論衡又云掘地所得今史記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司馬遷時已得太誓以并歸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時始出也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爾時重得之故于後亦據而言之史記云伏生得二十九篇由此劉向之作別錄班固爲儒林傳不分明因同于史記而劉向云武帝末得之太誓理當是一而古今文不同者卽馬融所云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而古文皆有則古文爲真亦復何疑但于先有張霸之徒僞造太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也

辨曰漢儒林傳孝文使朝錯往受伏生書顏注引衛宏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使其女傳教錯齊人語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十二三畧以意讀宏此

言是也彼傳謂伏生當秦時亦壁藏其書漢興求得其本藝文志經二十九卷卽伏生所傳之本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列于學官者亦卽伏生所傳之本則授朝錯自有簡策似不藉口授而必使女傳教者漢人讀書與今異揚子雲言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如春秋有鄒爽二氏爽氏口說流行未著竹帛故曰未有書鄒氏著竹帛師傳之人中絕故曰無師蓋漢人之經未有無師者書簡策雖存而其間句讀音義亦須指授方可承學非如今人讀書不勞師授庸夫俗子人人可以挾冊而誦也伏生有孫以治尚書徵後書伏湛傳湛是生九世孫歷敘其先皆名學則伏生固有子孫矣但當錯往受之時或子已前卒孫尚幼未能承學弟子皆已散去故使女傳言耳僞孔則竟謂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生縱憂何至家無本經僞孔特誤會衛宏之言遂妄造此語其實不然疏明知其非強欲回護乃云傳教旣久誦文則熟不執經而口授不知作僞者特欲抑伏以自伸故云云爾

又辨曰疏謂二十九是計卷若計篇去太誓猶有三十一蓋盤庚出二篇康王之誥出一篇也此三篇本應分出孔壁真本及馬鄭本皆然非作僞者意

至堯典分出舜典舉陶謨分出益稷則作偽者一人之私意諸本皆不如此
又辨曰疏引別錄言武帝末得太誓文選注引七畧同但董仲舒于建元元
季對策卽引太誓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爲鳥周公曰復哉復哉
司馬相如歿武帝求得其封禪書亦引白魚入舟事是此篇出于武帝之前
甚明不但王充云宣帝得者大謬卽別錄云武帝末者亦非况伏生大傳已
有之可見史記云伏生亂後求得二十九篇者此時卽有太誓且不特此也
婁敬說高祖已用其語恐太誓之出尚在伏生之前蓋此篇人間流傳已久
不由伏孔而得反啟後人紛紛之疑要之鄭六藝論云民間得太誓者豈疑
之耶正明別得之書與伏合耳而孔所得又與之合周本紀所載正受之孔
者穎達據晚晉僞本反誣彼爲張霸作筮哉

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于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
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問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
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
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

于堯典益稷合于皋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于顧命復出此篇并
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錯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

待能者釋文曰用隸書寫古文二十五篇謂虞書大禹謨夏書五子之歌允征商書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
篇成有一德說命三篇周書太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罔命五十九
篇卽今所行五十八篇其一是一百篇之序謂虞書洎作九共九篇稟飲夏書帝告桀履沃湯征汝鳩汝方商書夏社疑至
臣扈典寶明居肆命祖后沃丁咸又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重甲祖乙高宗之訓周書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
將蒲姑賄肅慎之命
毫姑凡四十二篇也

疏曰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者以壁內古文篇題殊別故知以舜典合于堯典
益稷合于皋陶謨伏生之本亦壁內古文而合之者蓋老而口授因誦連之
耳其盤庚本當同卷康王之誥以一時事連誦而同卷當以王出在應門之
內爲篇首乃以王若曰庶邦亦誤矣以伏生本二十八篇盤庚出二篇加舜
典益稷康王之誥凡五篇爲三十三篇加所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加序一
篇爲五十九故云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此云爲四十六卷者謂除序
也下云定五十八篇旣畢不更云卷數明四十六卷故爾又伏生二十九卷
而序在外故知然矣此云四十六卷者不見安國明說蓋以同序者同卷異
序者異卷故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何者五十八篇內有太甲盤庚說命太

誓皆三篇共卷減其八又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又三篇同序共卷其康誥酒誥梓材亦三篇同序共卷則又減四通前十二以五十八減十二非四十六卷而何其康王之誥乃與顧命別卷以別序故也

辨曰此段皆作偽者展轉遷就之詞其謬不可勝言何則伏生之書二十九歐陽則太誓分出二篇爲三十一夏侯仍爲二十九至杜林衛宏賈逵及馬鄭則用歐陽本又分出盤庚二康王之誥一爲三十四而從無所謂三十三篇者有之自偽書始孔壁增多之書十六內九共出八爲二十四而從無所謂二十五篇者有之亦自偽書始蓋作偽者貪太誓文多易于剽襲既已別撰三篇乃于伏書去其太誓則三十四者僅存三十一又于其中妄分舜典益稷于是遂爲三十三矣至增多之書雖以其篇目篇數鄭具述之作偽者豈不欲照彼撰之無奈中有汨作九共等皆不能憑空構造故不得已祇就其有可拮據依傍者綴緝以成篇而不顧其與鄭所述不合于是遂爲二十五矣夫真書五十八篇偽書亦五十八篇其篇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乃三十四與二十四爲五十八偽書則三十三與二十五爲五十八此篇數似合而

實不合也真書四十六卷偽書亦四十六卷其卷數似合而不知真書三十四篇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二十九卷二十四篇內九共九篇同卷實十六卷共四十五卷耳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是也漢藝文志云四十六卷者兼序言之而偽書乃除序爲四十六此卷數似合而實不合也作偽者既欲同于真書之篇數卷數而無如不能盡合進退兩無所據疏曲爲附會乃援伏書之序在卷數外以爲例宋氏彝尊以伏書二十八卷二十九者其一序非也一若以藝文志所載序卽在卷數內爲非者然然則何以篇數卷數又必有意曲與之合也且所謂同序同卷異序異卷者亦非也伏書康誥酒誥梓材同序而異卷顧命康王之誥異序而同卷孔書汨作九共大禹謨棄稷伊訓肆命皆同序而異卷作偽者乃創爲此例何足信哉

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于是遂研精擷思博考經籍采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于將來

辨曰閻若璩曰傳注之起實自孔子之子易孔子自卑退不敢于亂先聖正

經之辭故以已所作十翼附于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十二篇者經分上下二篇餘則十翼是也一亂于費直再亂于王弼而古十二篇之易遂有宋諸儒出始一一復古唐孔氏詩疏謂漢初爲傳訓者猶與經別行三傳之文不與經連故石經書公羊傳皆無經文而藝文志所載毛詩故訓傳亦與經別及馬融爲周禮注乃云欲省學者兩讀故具載本文而就經爲注朱子曰據此則古之經傳本皆自爲一書故高貴鄉公所謂彖象不連經文者十二卷之古經傳也所謂注連之者鄭氏之注具載本經而附以彖象如馬融之周禮也愚考諸藝文志周官經六篇周官傳四篇果各自爲書然則馬融以前不得有就經爲注之事決矣今安國傳出武帝時詳其文義明是就經下爲之與毛詩引經附傳出後人手者不同豈得謂武帝時輒有此耶閻說是矣而愚謂安國本無作傳之事也史記前後漢書皆無此言恐安國當日不過以今文字讀之而已未必爲之傳也可疑者惟李顓于真古文太誓引安國注見太誓據此則顓似曾見真孔傳矣然孔果有傳漢魏諸儒何無一言及之直至隋經籍志方有此語李顓所引殊不可解且顓東晉人其時若有真

孔傳今僞本豈能行世斯言應從抹

漢太常參議孔臧與侍中從弟安國書畧云舊章潛子壁室歎爾而見曩爲今學唯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

十八宿何圖古文乃自百篇耶如堯典說者以爲堯舜同道弟素以爲雜有舜典今果如所論知以今譬古之雜象推科斗已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此書見孔叢子孔叢子漢志不載必係東晉僞書既出好事者僞撰此書入之故有定五十餘篇並爲之傳之語漢藝文有伏生書傳無孔傳若云不立學故不載何以有詩毛傳乎割慎徽以下爲舜典僞書未出前從無此議論而此書亦云堯典雜有舜典皆非是孔叢子又載孔季彥答孔大夫云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矣皆僞孔傳出後撰造此等語不可依據

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

疏曰既言立傳之意又當斟酌所宜序宜與本篇相近不宜聚于一處故每篇引而分之各冠篇首序既分散損其一篇故五十八篇

辨曰此節亦是極大關目辨僞者當從此著眼蓋真古文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加序一篇爲四十六卷僞古文則五十八篇已足四十六卷之數矣若再加序一卷則爲四十七卷與漢志不合不得已遷就其辭引序各冠篇首而不知伏孔之書皆無此例也

定五十八篇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

疏曰漢武帝末年姦人江充行詐先于太子宮埋桐人告上云太子宮有蠱

氣上使充治之于太子宫果得桐人太子知充陷已殺之帝詔丞相劉屈氂發三輔兵討之太子自殺此巫蠱事也

辨曰閻若璩曰孔子世家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早卒司馬遷親與安國遊記其蚤卒應不誤然考之漢書又有可疑者見寬傳寬呂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國補廷尉文學卒史時張湯爲廷尉案湯爲廷尉在武帝元朔三季乙卯楚元王傳天漢後孔安國獻古文書遭巫蠱之難未施行案巫蠱難在武帝征和元季已丑二季庚寅相距凡三十五六季漢制擇民季十八以上儀狀端正者補博士弟子則爲之師者季又長于弟子安國爲博士時年最少如賈誼亦應二十餘歲矣以二十餘歲之博士越三十五六季始獻書卽甫獻書而卽歿其季已五十七八且望六矣安得爲蚤卒乎考荀悅漢紀成帝紀云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尚書多十六篇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于安國下增一家字是補漢書之漏而僞孔序謂作傳畢會國有巫蠱出于安國口中其僞不待辯矣朱彝尊曰司馬遷與都尉朝同受書于安國者也世家稱安國早卒自序則云予述黃帝以來

至太初而訖是安國卒在太初前若巫蠱事乃征和二季距安國沒久矣藝文志古文尚書遭巫蠱云云者乃史追述古文所以不立學之故耳而僞序云云竟出安國口中不亦刺謬甚乎或曰劉歆遺書太常博士載漢書文選稱古文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此不足信邪曰荀悅漢紀于成帝三季備述劉向典校經傳考集異同于古文尚書云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則知漢書文選錄本流傳脫去家字耳或曰史記雖訖太初然自序又云論次其文七季而遭李陵之禍實天漢三季也故漢紀亦云司馬遷據左氏春秋國語采世家戰國策逮楚漢春秋接其後事迄于天漢今于李廣傳附載陵事大宛傳載李廣利事衛將軍驃騎傳載公孫賀公孫敖韓說趙破奴皆直書巫蠱獄多係征和季事安見安國不卒天漢後乎曰家語附錄稱安國受書于伏生季六十卒伏生文帝時季過九十安國從問業最幼已十五六矣就文帝末安國季十五六計之則其卒在元鼎間若天漢後安國已七十三二征和二季安國七十七八矣當依漢紀增家字爲是愚謂閻朱二說俱佳宋本文選劉歆移書亦有家字巫蠱出安國口中其謬可知但安國之生

卒當依史記世家爲定世家載孔氏子孫季皆四五十皆不謂之早卒而
獨言安國早卒則安國之季只可以四十爲斷家語附錄云六十者不可信
家語本王肅私定况附錄又何足據以安國季四十推之見寬受業于安國
在元朔三年時安國約季二十餘則其生當在景帝中季其卒當在元鼎元
封之間此爲定論則謂安國于文帝時已受業于伏生者更謬再考景十三
王傳魯恭王以孝景前三季王魯二十八季歿其下又云恭王初好治宮室
壞孔子宅云云玩一初字知壞宅卽初王魯事時安國尚未生今偽孔序似
安國親見壞宅事者亦爲不合又詳其上下語氣則以獻書爲一時作傳欲
獻爲又一時第作傳欲獻會有巫蠱經籍道息則其初獻無巫蠱何以不立
學耶究其實當景帝初書出時孔氏但得其書而已直至安國長始讀而寫
之天漢後安國久逝其家始獻之竝無兩次上獻事亦竝無作傳事也核當
日之情節實是如此作偽者知兩漢秘府有古文而無傳今又并傳突出不
得不遷就附會其說以售其欺耳

百官公卿表武帝元符五年初置諫大夫秩比八百石儒林傳
安國爲諫大夫授都尉朝古文蓋初置此官而安國卽爲之何
者元符五年癸亥上距博士時乙卯凡九季後又幾季至臨淮太守遂卒此安國生平之歷官也爲博士季二十
餘則諫大夫時季三十外卒于郡太守應亦不滿四十與孔氏他子孫異故曰早卒此安國之壽命也博士秩比

六百石郡守秩二千石由比六百石遷比八百
石由比八百石遷二千石此安國之祿秩也

辨孔穎達序

漢氏大濟區字廣求遺逸采古文于金石得今書于齊魯其文則歐陽夏矧二
家之所說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則兩漢亦所不行安國注之實遭巫蠱遂寢不
用歷及魏晉方始稍興故馬鄭諸儒莫睹其學所注經傳時或異同

辨曰古文兩漢不行特不立學官其藏秘府者固在也而雅才好博信之者
亦多馬鄭實見之穎達據僞爲真故反有意抑彼真古文

晉世皇甫謐獨得其書載于帝紀其後傳授乃可詳焉

辨曰湯誓序疏稱皇甫謐引湯誥王歸自克夏至于亳云云此當卽謐帝王
世紀所引僞書自漢至晉四五百年未有人見謐首先引之蓋謐撰此書卽
自引以實其事耳

但古文經雖然早出晚始得行其辭富而備其義宏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
亮江左學者咸悉祖焉近至隋初始流河朔其爲正義者蔡大寶巢猗費昺顧
彪劉焯劉炫等其諸公旨趣多或因循義皆淺畧惟焯炫最爲詳雅

辨曰穎達直以偽書為孔壁中所得故言早出其實偽書至晉世始見元帝渡江之後始上獻而列之學官安得謂之早耶北史儒林傳云漢世鄭元竝為眾經注解元所注易詩書禮論語孝經大行于河北又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業于屯留王聰傳授浮陽李周仁勃海張文敬李鉉河間權會竝鄭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諸生畧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彪義疏乃留意焉又云東都惟劉士元劉光伯學通南北又云南北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尚書則孔安國河洛尚書則鄭康成北史之言如此蓋南人輕浮喜尚新奇故偽書先行于江左而河朔仍守鄭學之舊不為所惑

惟後魏鄭道元注水經問一引之餘則無聞蔡巢費顧竝南人也隋志蔡大寶蕭梁國子助教陸氏釋文梁國子助教江夏費彪作尚書義疏行世北史顧彪字仲文餘杭人煬帝時為秘書學士撰古文尚書義疏二十卷直至二劉偽書之聲燄始張觀穎達之推尊二劉則其作疏必以二劉為本穎達作疏亦云焯焯然聰穎特達文而又儒雅秀幹手一時聘絕繼于千里固諸儒所揖讓日下之無雙于作疏內特為殊絕今奉勅刪定據以為本毛詩如此尚書可知不但宗鄭學者不取即蔡巢費氏亦不引用惟問來顧彪而究以二劉為主又收北史唐李延壽作其論南北異尚極是而實誤信偽孔為真古文見鄭惟注二十九篇反以為非古文與陸德明以馬鄭所注為伏生所誦非古文者正同識者審之

又辨卷首疏

百篇次第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于百篇為第二十六鄭以為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為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為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為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為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為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為次以此不同

辨曰偽孔本乃憑臆私定安得依壁內篇次為文賈逵之書即杜林本而出于塗惲實安國嫡傳劉向別錄乃校書中秘親見真古文而著之者故鄭依以為次不是之信反從東晉突出之偽孔本可乎

壁內所得孔為傳者五十八篇為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允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葵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

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于鄭注外偽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于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太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爲三十增二十五篇爲五十八篇鄭元則于伏生二十九篇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二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舜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五子之歌十四允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十二旅獒二十三罔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竝云此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引太誓云丙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咸劉商王受竝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逵奏尚書疏云流爲鳥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經傳所引太誓太誓竝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

注左傳亂其紀綱竝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元亦不見之故注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于洛汭注允征云允征臣名又注禹貢引允征云厥篚元黃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引伊訓云載孚在亳又曰征是三臆又注旅獒云焚讀曰豪謂是酋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逸是不見古文也

辨曰真書五十八篇爲四十五卷其言四十六者連序耳而此以五十八爲四十六是卷數之謬也增多篇數本二十四而此乃二十五是篇數之謬也其辨已見前矣增多之篇亡于永嘉秦火不能焚者遭亂而反失之是天之喪斯文也鄭祗注伏孔俱有之二十九篇及書序一篇而增多篇不注但述其篇目而于書序注中間引其文卽穎達此段疏中所載者是也增多之篇所以亡者其故有三焉在兩漢則重爲歐陽夏侯等俗學之所歷伏保殘守缺以不誦絕之雖以劉歆賈逵等極意表彰而終于不立學官其故一也在漢末則鄭氏天下所取信亦未及爲注坐令亡佚與逸禮三十九篇康成不

注遂無傳焉者正同其故二也在魏晉南北朝則偽書突出江左崇尚于前
焯炫尊信于後而鄭氏孤學愈微其故三也至穎達作疏之時勢固斷不能
廢五十八篇之偽孔氏而用三十四篇之鄭氏矣然鄭學猶未絕也至宋則
絕矣假令穎達作疏于彼增多篇目竟置不論于輩生千餘年後又何從而
攷之猶幸此篇目即從穎達口中吐露耳其一舉而歸之張霸實辭之遁而
窮者乃宋元明諸儒指擊偽孔氏者甚多皆非無識而獨于此一節大關目
竟為穎達妄談所欺所以辨其偽者不過曰文從字順而易讀曰掇拾傳記
而無遺皆不能得真古文之要領者也夫鄭所述二十四篇即劉歆班固賈
逵馬融之所謂十六篇此正安國所得壁內真古文自東晉之二十五篇行
而乃以二十四篇歸之張霸是信其所可疑而疑其所可信豈知劉歆在成
哀間領校秘書班固在顯宗時典其職于十六篇皆親見其文而載之鄭析
九共為九故二十四若張霸所偽造乃百兩篇且以乖秘書見黜然則鄭之
二十四篇非張霸書而為真古文可決也鄭二十四篇為真則東晉二十五
篇為偽亦可決也穎達之言本極易辨而宋元明諸儒皆不之察何哉

閩若璩曰鄭所

注古文篇數上與馬融合又上與賈逵合又上與劉歆合歆嘗校秘書得古文十六篇傳問民間則有安國之再傳弟子膠東庸生者學與此同逵父徽為安國之六傳弟子逵受父業數為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同雅詁訓相應故古文遂行此皆載在史冊確然可信者也孔穎達不信漢儒授受之古文而信晚晉突出之古文且以辨典洵作等二十四篇為張霸所造不知張霸乃百兩篇在當時固未嘗售其欺也百兩篇不見于藝文志而止附見儒林傳傳云文意淺陋篇或數簡帝以中書校之非是霸辭受父父有弟子樊並詔存其書後並謀反迺卒黜之曾謂馬融諸大儒而信此等偽書哉今張霸書已不傳而見于王充論衡所引者尚有數語曰伊尹夙大霧三日此何等語而可令馬融見耶又曰作古文者正當據安國所傳篇數為之補綴不當別立名目自為矛盾然揣其意如作泰誓三篇則因馬融所舉之五事也太甲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左傳所引用也說命三篇則因禮記孟子國語所引用也以及仲虺之誥蔡仲之命君陳君牙莫不皆然蓋作偽者不能張空卷管自外直自吐其中之所有故必依託往籍以為之主摹擬聲口以為之役而後足以售吾之欺也不然此書出于魏晉之間去康成未遠而康成所注百篇書序明云某篇在某篇逸彼豈無目者而乃故與之抵牾哉蓋必據安國所傳篇目一一補綴則九共九篇將何從措乎邪此所以甘與之違而不顧也穎達乃黜真而扶偽何其謬哉

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元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子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也與孔異篇數也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為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

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岨夷爲宅岨鐵
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腸則剗剗云臏宮剗割脰庶剗是鄭注不同
也三家之學傳孔業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
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桑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
傳孔學故書贊云自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
三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

辨曰鄭雖受古文于張恭祖以山東無足問鹵入關師馬融融所注古文卽
衛宏賈逵所傳杜林本而鄭亦注此本或疑杜林漆書得自鹵州似不出于
安國然書贊稱安國爲先師其淵源于安國明矣孔穎達禮記疏云伏
生所傳歐陽夏侯所注者爲今文尚書衛賈馬所注者元從壁中所出之古
文卽鄭注尚書是也尚書疏與禮記疏同出穎達禮記疏既知鄭注卽壁中
書矣書疏又強指爲張霸何哉堯典我其試哉疏云馬鄭王本皆無帝曰嘗將庸生之徒漏之是
馬鄭王本卽庸生本亦卽孔壁本穎達口中又不覺無心逗露出來
祇因鄭未注增多篇且已亾失而晚晉僞本甚完好其作疏不得不用僞孔
則自不得不黜鄭矣究之鄭本卽孔木人多知之而僞古文乃假托于孔則

詭爲疑辭曰何意鄭注亾逸竝與孔異而終歸于鄭只傳三十三篇卽二十九篇
孔爲三十三

未傳增多之篇蓋以增多者既亾無可質驗故逞其詆誣而不知鄭實見增

多篇者也

又辨曰鄭爲古文夏侯等爲今文故有宅岨鐵諸異今本號稱古文乃宅岨
夷等翻同于夏侯已爲謬矣內惟微異剗剗爲點
然音義亦不相遠既同于夏侯則蔡邕石經正爲

今文亦當同之乃洪适隸釋所載石經殘字盤庚百七十二字高宗彤日十
五字牧誓二十四字洪範百八字多士四十四字無逸百二字君奭十一字
多方五字立政五十六字顧命十七字合五百五十五字洪氏以今孔書校
之多十字少二十一字不同者五十五字借用者八字通用者十一字孔敘
三宗以年多少爲先後碑則以傳序爲次碑又云高宗之饗國百年亦與五
十有九年異其與石經之從今文者不同又有如此然後知晚出之書蓋不
古不今非伏非孔而欲別爲一家之學者也不然則何以石經論語殘碑載
洪氏隸釋中者九百七十三字洪氏以今板本校之不至甚異視尚書迥別
彼作僞者之狡獪閃爍又何其一無足據耶

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邇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徃徃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冲以古文授扶風蘇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汝南梅賾字仲真爲豫章內史遂于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

辨曰今晉書皇甫謐傳但云謐字士安安定朝那人博綜典籍以著述爲務城陽太守梁柳謐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謐餞之謐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非古人之道也太康三季卒季六十八謐著帝王世紀季歷竝不言得古文書又鄭冲列傳冲字文和滎陽開封人耽玩經史遂博究儒術及百家之言嘉平三季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冲執經親授與侍中鄭小同俱被賞賜又言其與何晏等共成論語集解上之亦不言傳古文尚書穎達所據似別是一種晉書又言梅賾于前晉奏上前字恐誤何也舜典疏明言東晉之初梅賾獻書何自相矛盾况前晉秘書見存偽書寧得施行邪

且今晉書荀崧傳元帝踐祚崧轉太常時方修學校置博士尚書鄭氏一人古文尚書孔氏一人則孔氏之立似卽在斯時穎達之誤不待言但偽書非王肅作卽皇甫謐作大約不外二人手彼見秘府所存衰微遂別換一書故郭璞註爾雅成未審爲晉之何季而註引元康八季永嘉四季事未嘗一及元帝季號知成于未渡江以前時僞孔書雖未立學官已盛行于代故註引太甲中篇曰猷我后尚書孔氏傳曰共爲雌雄又曰犬高四尺曰獒是璞已爲所欺但上獻立學則在東晉耳璞注山海經西山經鳥鼠同穴亦引孔傳共爲雌雄云云璞死王敦之難實當東晉明帝時時已亾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季姚方興于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季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

辨曰說見舜典

然孔注之後歷後漢之末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

辨曰此段尤爲遁辭直不足辨

辨陸德明釋文

書者孔子刪錄凡百篇為之序秦禁學孔子末孫惠壁藏之漢興伏生口誦二十九篇授濟南張生千乘歐陽生歐陽氏世傳業為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傳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號大夏侯氏學夏侯建師事夏侯勝及歐陽高左右采獲為小夏侯氏學

辨曰以上一段述伏生今文尚書傳授原流

漢宣帝本於中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與伏生所誦合三十篇漢世行之然太誓季月不與序相應又不與左傳國語孟子所引太誓同馬鄭王諸儒皆疑之

辨曰以上一段述太誓所由得非也伏書二十九內本有太誓不至宣帝始得且孔疏云伏書二十九而序在外是伏書因加序或可稱三十耳非以合

太誓稱三十

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成帝時劉向校之非是後遂黜其書

辨曰以上一段論張霸偽書惠棟曰劉向作別錄子歆作七畧班固本之為

藝文志所載即鄭元所述之真古文而穎達以為張霸書今觀釋文則校古文者向也識百兩之非古文者向也豈有向撰別錄仍取張霸者乎

古文尚書者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之孔安國以校伏生所誦為隸古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藝文志云多十六篇又伏生誤合五篇凡五十九篇為四十六卷藝文志云尚書古文

經四十六卷五十七篇安國又受詔為古文尚書傳值巫蠱事起不獲奏上藏之私家以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教授琅邪王璜及平陵

塗惲惲授河南乘欽一作桑欽

辨曰以上一段述孔安國古文尚書傳授原流而直以東晉晚出者當之凡篇數卷數篇目之與鄭本及藝文志不合者皆溷然同辭一槩不復措辨若使穎達作疏亦如德明之言則予輩在今日幾無由致疑矣甚矣德明之惜

且妄也

中興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案今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孔氏之本絕是以馬鄭杜預之徒皆謂之逸書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

辨曰以上一段論杜林本賈馬鄭實并其增多之篇而竝傳之但作注則專就三十四篇耳德明因此遂謂馬鄭傳伏生今文非古文而直以梅賾本為古文德明之無識如此王肅注全本德明時尚在彼實親見之故云解大與古文相類即今日子輩從羣書采得之王注亦皆與偽孔傳相表裏然則不知是王肅偽造二十五篇合三十三篇為之傳而又別自注二十九篇以掩其迹耶抑皇甫謐竊取王注以造偽孔傳又于世紀自引之以實其言耶二者必居一于此矣

江左中興元帝時豫章內史枚瓚奏上孔傳古文尚書孔序謂伏生以舜典合于堯典乃取王肅注堯典從脊徽五典以下分為舜典篇以續之孔傳堯典止說帝曰欽哉而馬鄭王之本同為堯典故取為舜典學徒遂盛後范甯變為今文集注俗間或取舜典篇以續孔氏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云于大舡頭買得上之梁武時為博士議曰孔序稱伏生誤合五篇皆文相承接所以致誤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雖昏耄何容合之遂不行用

辨曰以上一段論東晉古文及舜典觀此似不信舜典一篇孔傳及篇首二

十八字然釋文于舜典經文雖依王肅本而傳仍用孔傳何也

漢始立歐陽尚書宣帝復立大小夏侯博士平帝立古文永嘉喪亂眾家之書竝滅亾而古文孔傳始興置博士鄭氏亦置博士一人近惟崇古文馬鄭王注遂廢今以孔氏為正其舜典一篇仍用王肅本

辨曰真古文亾于永嘉始見德明此條而隋經籍志述之尤詳謂歐陽大小

夏侯竝亾于此時亦見洪氏隸釋十四卷夫歐陽夏侯立學四五百年猶遭蕩滅况古文

未得立者邪秦火不能盡焚而兵亂反從而亾之蓋古文出景帝時其出稍

後已有伏生之書在前為其所壓不得立學劉歆移書欲立為諸儒所排厥

後得志古文得以暫立無如歆雖識古而仕于新莽為世大詬古文不幸所

遇非其人旋立旋廢東漢古學頗盛而終不得立學康成又但注二十九篇

而不注增多之篇此所以易亾也朱子云孔壁得古文儀禮五十六篇鄭康成曾見且引其文于注中不知何緣只解十七篇而三十九篇不解竟無傳焉古文

尚書無注正與此同牛宏歷陳古今書籍之厄以劉石憑陵京華覆滅為書之四厄晉秘

書監荀勗錄當代所藏書目凡二萬九千九百餘卷名中經簿隋唐時尚存

故隋經籍志云晉秘府存有古文尚書經文是也元帝之初漸更鳩聚著作

郎李充以勗舊簿校之才十之一耳舊唐書經籍志云永嘉之亂洛都覆沒靡有子遺江表所存官書止三千一十四卷是也北史儒林傳亦云永嘉之後宇內分崩禮樂文章埽地將盡古文尚書非亾于永嘉而何哉

又辨曰德明之意總以馬鄭但注三十四篇爲未見增多之篇而東晉晚出者卽真古文此其惜妄實甚惟舜典一篇頗有疑焉故不錄二十八字而經文亦皆用王肅本不用方輿本差似有識但傳文仍用方輿本則亦終于無識而已惟古文亾于永嘉一言甚佳以其生隋唐間猶習聞古書盛衰原委予輩得據以考真古文亾滅之由惟此一言爲可取餘皆非也

史記儒林傳

伏生者濟南人故爲秦博士文帝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能治召之奉九十餘老不能行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起流亾漢定伏生求其書亾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卽以教于齊魯之間學者由是頗能言尚書伏生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于是矣

辨曰詳玩此段敘伏生今文末帶說孔安國此指安國通今文下另敘孔氏有古文起自安國最爲明白班固于周霸三人內省去孔安國專歸古文則似安國非伏生一派而史遷及之爲贅甚失却史遷之意蓋安國在當時實兼今文古文而通之其爲博士時自當授弟子以今文所謂祿利之路然也至別有好古之士如馬遷都尉朝方從安國問古文所謂古文不合時務是也見寬初事歐陽生治尚書以文學應郡舉詣博士受業孔安國以試第次補廷尉史此非經學旣明而得祿之驗乎其所受者乃今文也近代有漢儒授經圖于歐陽生今文及安國古文下俱各繫以見寬非也若僞孔則非古文亦非今文也

漢書藝文志

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

爲五十七篇師古曰孔安國書序云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承詔作傳引序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鄭元敘贊云後又亾其一篇故五十七經二

十九卷

大小夏侯二家歐陽經三十一卷師古曰此二十九卷伏生傳授者傳四十一篇

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大小夏侯章句各二十九卷

辨曰伏書二十九卷增多十六卷共四十五卷加序爲四十六卷二十九卷者內盤庚三篇同卷太誓三篇同卷顧命康王之誥二篇同卷實三十四篇十六卷者九共九篇同卷實二十四篇爲五十八篇班固自注云五十七篇而顏師古又引鄭敘贊以明之云亾其一一篇故五十七所亾之篇則武成疏引鄭云武成逸書建武之際亾是也班作漢書在顯宗時武成已亾故注云五十七篇紀現存之實但云四十六卷其中虛一卷則元有五十八篇已見桓譚新論云古文尚書舊有四十五卷爲五十八篇四十五者除序言之譚在建武前卒于世祖時武成尚存故曰五十八其一印合如此師古雖知引敘贊其于真僞實茫然莫辨故夾入僞孔序直以梅氏之卷數篇數爲孔壁之卷數篇數豈知其似合而實不合哉今依元第次之堯典卷一梅本分出舜典舜典卷二別有禹貢卷八甘誓卷九五子之歌卷十允征卷十一湯誓卷十二湯誥卷十三咸有一德卷十四梅本太甲典寶卷十五湯誓伊訓卷十六梅本湯誥肆命卷十七原命卷十八盤庚三篇卷十九高宗彤日卷二十鹵伯戡黎卷二十一微子卷二十二太誓三篇卷二十三牧誓卷二十四武成卷二十五建武之際班氏作志已亾而

虛其卷數仍劉氏別錄之舊不敢擅改

洪範卷二十六旅獒卷二十七金縢卷二十八太誓卷二十九

九康誥卷三十酒誥卷三十一梓材卷三十二召誥卷三十三洛誥卷三十

四多士卷三十五無逸卷三十六君奭卷三十七多方卷三十八立政卷三

十九顧命康王之誥卷四十律歷志載畢命文卽劉歆載之三統歷者類達作同命同當爲畢字之訛也卷四十一費誓

卷四十二梅本太誓呂刑卷四十三文侯之命卷四十四秦誓卷四十五百篇

之序合爲一篇卷四十六閻氏若璩所次不知蓋稷當爲棄稷誤一戒有一德等篇仍依梅本之次誤二武成不入卷數誤三顧命康王之誥異卷誤四不知同命當爲畢命

五誤

又辨曰古文經下繼以經二十九卷則伏生今文也又繼以傳四十一篇則

伏生所作大傳系經下尊伏生也諸儒章句別爲一列抑之不使與經傳並也然但有伏生傳及歐陽夏侯章句而並無所謂安國之傳則安國不作傳明矣伏孔雖有古今文之別而異流同源彼此印合孔書不過增多十六卷耳其二十九卷固無異也但伏書卷二十九篇亦二十九而孔書卷雖二十九篇則分爲三十四矣謂盤庚出二太誓出二康王之誥出一也夫歐陽章句三十一卷則知經亦三十一卷夏侯章句二十九卷則知經亦二十九卷

二家不同如此乃班固于二十九卷下自注云大小夏侯二家然後繼以歐陽經三十一卷竊謂歐陽本在夏侯之前而此乃以夏侯居前且夏侯經大字而歐陽經小字附注者以夏侯乃伏生元本而歐陽已稍異師傳故也達疏屢舉夏侯與鄭本相提較論而不言歐陽亦可見以意揣之歐陽分出二篇必太誓矣何則馬班皆言伏

生得二十九篇以教而穎達疏言二十九篇序在外則知歐陽夏侯均有太

誓疏又云分顧命王若曰以下為康王之誥馬鄭王本則然又釋文引馬云

王若曰以下歐陽大小夏侯同為顧命康王之誥既非歐陽所分盤庚亦必

非歐陽所分可知而歐陽分出之二篇非太誓而何伏書未出太誓三篇久已傳至在民間故歐陽從而分之

馬鄭本即杜林本亦即孔壁本于歐陽所分外又分盤庚二及康王之誥一

故為三十四篇篇雖三十四而卷仍二十九也閻氏所次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不數武成減其一卷而以顧命康王之誥篇雖分卷必不分若分

以是之不知武成雖必班固必虛其一卷以還其舊去不刪併其卷數至顧命康王之誥篇雖分卷必不分若分

為二則反同于梅賾與序與卷之按談矣馬鄭必不如此此閻氏之誤也惠棟以歐陽三十一卷係分盤庚及康王之誥為之無論康王之誥歐陽不分惠顯與釋文所引馬注相違况伏書本有太誓歐陽何為從而去之乎此又惠氏之誤也尚書卷篇之數千載漫漫直至閻惠方加釐正十得八九猶不無小誤至于論始定今依

伏生元第次之堯典卷一連慎微皋陶謨卷二連帝曰來禹貢卷三甘誓卷四湯

誓卷五盤庚卷六三篇合為一高宗彤日卷七鹵伯戡黎卷八微子卷九太誓卷十

三篇合為一牧誓卷十一洪範卷十二金縢卷十三大誥卷十四康誥卷十五酒誥

卷十六梓材卷十七召誥卷十八洛誥卷十九多士卷二十毋逸卷二十一

君奭卷二十二多方卷二十三立政卷二十四顧命卷二十五連王若曰以下費誓卷

二十六呂刑卷二十七文侯之命卷二十八秦誓卷二十九

書之起遠矣孔子纂焉凡百篇為之序言其作意秦燔書伏生壁藏之漢興亡

失求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之間訖孝宣世有歐陽大小夏侯氏立于學官古

文尚書者出孔子壁中武帝末魯共王壞孔子宅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

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共王徃入其宅聞鼓琴瑟鐘磬之音于是懼乃止不

壞孔安國者孔子後也悉得其書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安國獻之遭巫

蠱事未列于學官

班固曰閻若璩曰此以壞宅為武帝末論衡則云景帝時論衡是也攷魯恭王

夢當在元朔元年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尚不得云未况壞宅在共王初即景

帝初安得武帝末邪

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

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

辨曰胡渭曰此一段中四語殊為難解嘗精思之均是二尺四寸之簡而字數有多少不同何也蓋伏生寫此二篇酒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召誥率以若干字為一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因之而不敢易也劉向據古文校外書以此之所有知彼之所脫然其間有脫字脫簡之別脫字者傳寫之遺漏下文所謂脫字數十者是也脫簡者編次之失也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是也必言率簡若干字者脫亦若干字蓋以字數之相應證中古文之足信也然則伏生所藏與孔壁所出每篇每簡字數輒同乎曰非然也藉令如此向但當以簡計不必以字計矣惟簡之字數有多少則篇之簡數有贏縮古文今文參錯不齊故復言此以明之或問二篇脫簡始于何時子曰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言伏生尚書初出屋壁朽折散絕則彼時當即有脫簡非必博士官溺職之所致也又竊意古人受經于師經有若干篇篇有若干簡簡有若干字終身守之不敢違及轉寫以授其弟子亦不敢畧有所增損蓋損其

字數則簡數必溢增其字數則簡數必虧非所以敬師傳壹睹記也即此二

篇推之其餘篇可知而他經亦可知矣又嘗讀春秋左傳序疏云簡之所容

一行字耳贖乃方版版廣于簡可以並容數行此尤可以證率簡若干字之

說宋書謝靈運傳論云一簡之內首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惟一簡只一行故下文方以兩句為對若一簡可容數行則首殊豈待言蓋簡制狹長僅容一行故向

但云率簡若干字而義已明不必以行計也竊以上下相承文理言之則二

十五字乃酒誥之簡二十二字乃召誥之簡酒誥脫簡一則中古文多二十

五字召誥脫簡二則中古文多四十四字也尚書疏引顧氏云策長二尺四寸簡長一尺二寸此顧氏說實非也余編考之策之制靡定長

短各有所施簡則以二尺四寸為定故范書曹褒傳換次禮制為以二尺四寸簡周幣傳編二尺四寸簡寫堯典一篇束皙穆天子傳序以前所攷定古尺度其間二尺四寸皆定制者惟班書杜周傳注孟康曰以三尺竹簡書法律為與南史王僧虔傳有發楚王家獲竹簡書青絲編簡廣數分長二尺又與按鹽鐵論云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子伯厚謂律蓋書以二尺四寸簡杜則朱博俱舉其大數謂之三尺漢禮儀與律令同錄曹褒禮既寫以二尺四寸簡律可知也然則二尺四寸為簡定制明矣又按左傳疏云單執一札謂之為簡連編諸簡乃名為策以傳文考之亦殊未必然襄二十五年齊南史氏執簡以往此書崔杼弒其君五字自一行可盡執簡宜矣若文十三年子無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也亦僅十二字簡所能容何川聯簡之策又杜元凱序云大事書之于策小事簡牘而已果爾崔杼弒君何等大事齊邦昔簡統朝簡處常言僚友聞耳乃又書策反覆皆不合疑可互稱蓋古人正名百物未嘗假借後世乃通之耳至簡中容字多少鄭注尚書係三十字服虔左傳註曰古文篆書一簡八字參以三家經文酒誥二十五字召誥二十二字亦各不同要不過三十字少則八字而已梅賾所

獻非劉向所校

劉歆傳

歆字子駿成帝河平中受詔與父向領校秘書向歆卒父前業乃集六藝羣書種別爲七畧語在藝文志歆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皆列于學官哀帝令歆與五經博士講論其義諸博士不肯置對歆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孔子修易序書制作春秋及暴秦燔書道術遂滅漢興孝惠之世乃除挾書之律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朝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初出于屋壁朽折散絕今其書見在時師傳讀而已詩始萌芽天下衆書頗出皆諸子傳說猶廣立于學官至孝武皇帝然後頗有詩禮春秋當此之時一人不能獨盡其經或爲雅或爲頌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故詔書曰禮壞樂崩書缺簡脫朕甚閔焉及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宮而得古文于壞壁之中逸禮有三十九書十六篇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正明所修皆古文舊書多者二十餘通藏于秘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得此三事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傳問民間則有魯國柏公趙國貫公膠東庸生之遺學與此抑而未施此乃有識者之所惜閔也往者綴學之士保殘守缺隨聲是非抑此三學

以尚書爲備臣瓚曰當時學者謂尚書惟存二十八篇不知本存百篇也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今聖上閱文學錯亂下明詔與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廢遺今深閉固距狠以不誦絕之非所望士君子也往者博士書有歐陽春秋公羊易則施孟然孝宣皇帝猶復廣立穀梁春秋梁丘易大小夏侯尚書義雖相反猶並置之何則與其過而廢之也寧過而立之傳曰賢者志其大者不賢者志其小者今此數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豈可偏絕哉

辨曰抑此三學三學謂逸禮逸書左傳歆所欲立真古文也梅賾所獻僞古文也

儒林傳

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聞伏生治之詔太常使掌故朝錯往受之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不可曉也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類則與錯所不知者凡十二畧以其意屬讀而已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漢定伏生求其書得二十九篇教濟南張生及歐陽生後魯周霸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歐陽生千乘人事伏生授倪寬寬又受業孔安國寬授歐陽生子世世傳至曾孫高高孫地餘由是尚書有歐陽氏學夏侯勝其先夏侯都尉從濟南張生受尚書以

傳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傳從兄子建由是尚書有大小夏侯之學

辨曰辨說已見前

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逸書得十餘篇遭巫蠱未立于學官安國為諫大夫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常授號徐敖教授王璜塗暉暉授河南桑欽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暉等皆貴顯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采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師古曰中書天子所藏之書也霸辭受父父有弟子尉氏樊竝時大中大夫平當侍御史周敞勸上存之後樊竝謀反廼黜其書

辨曰遷書所載如湯誥太誓皆古文說

又辨曰此傳先述逸書後敘百兩著逸書之非百兩也穎達以逸十六篇為

張霸書其謬顯然閻氏若璩曰儒林傳云逸書十餘篇發文志楚元王傳劉歆傳皆云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國漢者如此也後漢書杜林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不言篇數然其融書序則云逸十六篇是古文篇數之見于東漢者又如此也梅賾忽上古文尚書增多二十五篇合之則為十九篇無論其文辭格制迥然不類以此篇數之不合偽可知矣又古文尚書實多十六篇惟論衡互異其正說篇云孝景

帝時魯共王壞孔子教授堂得百篇尚書于壁中武帝使使者取視莫能讀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見愚謂成帝時校理祕書正劉歆父子東京班固亦與其職豈有親見尚書百篇而乃云爾者乎劉云十六篇逸近云得多十六篇確然可據至王充或得于傳聞傳聞與親見固難其論也且不云安國獻之而云武帝取視此何據也

自武帝立五經博士開弟子員設科射策初書惟有歐陽孝宣世復立大小夏侯平帝時又立古文所以網羅遺失兼而存之

辨曰平帝立古文劉歆力也其如旋廢何真者廢偽者行

後漢書杜林傳

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學多聞光武徵拜侍御史東海衛宏長于古學見林闕然而服濟南徐巡始師事宏後更受林學林前于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常寶愛之雖遭艱困握持不離身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于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宏巡益重之于是古文遂行

辨曰唐張懷瓘書品載林事與此畧同惟伯山作北山末又云靈帝時劉陶刪定古文今文尚書號中文尚書以北山本為正劉陶事亦見後漢書據此知陶亦本之于林者也林嘗客隴西隗囂所故云函州漆書即科斗古無紙

筆以漆書竹簡故頭麤尾細狀腹團圓似水蟲之科斗來皆傳汲郡人不準發魏襄王墓所得漆書皆科斗字是也尚書惟安國壁中本用科斗則林之所得卽壁中本明矣

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東海人從大司空杜林受古文尚書爲作訓自濟南徐巡從林學亦以儒顯由是古學大興語與林傳畧同

要與梅賾

爲本無涉

賈逵傳
逵字景伯扶風平陵人父徽受古文尚書于塗惲逵傳父業與班固共校秘書蕭宗特好古文尚書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逵數爲帝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逵集爲三卷帝善之八年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遂行于世

辨曰逵之書本于塗惲自惲溯而上之以至安國一脉相承歷歷可指也逵之書卽安國之書明矣儒林傳又言逵與馬鄭所注乃杜林本林之書卽安國之書又明矣壁中真本傳授統系明確如此孔穎達因其與東晉突出者不同乃悉舉而歸之張霸何物張霸徒以供祖護僞書之用也大可笑矣又辨曰儒林傳云建初中大會諸儒于白虎觀肅宗親臨稱制又詔高才生

受古文尚書雖不立學官皆擢高第爲講郎給事近署此段正與逵傳相發

章帝建初八年詔曰其令羣儒選高才生受學左氏穀梁春秋古文尚書毛詩以扶微學廣異義焉卽此事

安帝延光二年詔選三署郎及吏人能

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靈帝光和三年詔舉能通尚書

顧東吳曰上脫古文

字二毛詩左氏穀梁春秋各一人東漢古文之學其盛如此皆賈逵表彰之力但經學總以立學爲主古文在東漢雖盛究未立學

荀悅漢紀論中興後經學曰古文尚書毛詩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學

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學官

以未立學故卽鄭亦未注增多之篇延至永嘉遂以漸滅然范史

一則曰古文遂行再則曰古文遂顯其端緒固較然明著矣孔穎達欲以一手掩天下目舉諸儒所述概以張霸誣之欲爲偽本地耳豈其然與

鄭元傳

元字康成北海高密人從東郡張恭祖受古文尚書山東無足問者迺入關事扶風馬融元注尚書尚書大傳建安五年卒年七十四

辨曰此傳敘古文尚書事未詳要與梅賾偽本無涉

馬融傳

融字季長扶風茂陵人永初四年拜校書郎中詣東觀典校秘書融博洽爲通

儒北海鄭元其徒也融注尚書季入十八延熹九年卒

辨曰融所注杜林本即賈逵本其為壁中書無疑而此傳亦未詳融典校秘書秘府所藏古文實親見之要與梅賾偽本無涉

儒林傳

魯人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朝朝授膠東庸譚為古文尚書學未得立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

辨曰庸生之名見于此傳此傳中述傳古文者又有尹敏蓋豫周防丁鴻揚

倫其他傳中又有孫期劉祐張楷孔喬周磐朱氏彝尊謂此諸人與杜林皆

漆書不本于安國不知漆書即科斗科斗即壁書以漆書竹簡漆黏書不能行故頭尾細似科斗東漢古

文之學頗盛其時張霸已黜梅賾未來安有別本又此傳述孔僖字仲和

魯國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蓋孔氏子孫以一本獻之申秘即以

一本藏之其家也東漢肅宗幸魯遇孔氏甚優信不獻其書則以天漢之後已經進御中秘早備不必復陳耳大抵安國古文其傳有四

一傳都尉朝遞傳至杜賈馬鄭一傳司馬遷載史記一傳之其家即孔僖傳

云云皆異流而同源惟見寬傳今文若偽孔則一無所承者

許慎說文自序

今敘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證稽謨其說其僞書孔氏皆古文也

慎子冲上書

先帝詔侍中騎都尉賈逵修理舊文臣父故太尉南閣祭酒慎本從逵受古學博問通人攷之于逵作說文解字

辨曰賈逵傳古文尚書乃孔氏壁中真本慎從逵受載于說文凡與說文不合者皆晉人所改

三國志王朗傳

朗東海人子肅字子雍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解列于學官甘露元年薨

辨曰王注之存于今者按之皆與馬融及偽孔合偽孔之出于肅乃情事之所有

隋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

漢臨淮太守孔安國傳

今字尚書十四卷

孔安國傳

馬融注尚書十一卷鄭元注

尚書九卷王肅注尚書十一卷

辨曰隋已有今字尚書不知與唐人改定者如何偽孔本四十六卷而此為十三為十四馬鄭王注三十四篇當為二十九卷加序亦當三十卷而此為十一為九蓋已為後人併合疑劉焯劉炫所為

孔子觀書周室得虞夏商周四代之典刪為百篇編而序之遭秦滅學至漢惟濟南伏生口傳二十八篇又河內女子得太誓一篇獻之伏生授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傳至曾孫高謂之歐陽之學夏侯都尉受業于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之學勝傳從子建為小夏侯之學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立訖漢東京相傳不絕初漢武帝時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其末孫惠所藏之書字皆古文孔安國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太誓與河內女子所獻不同又濟南伏生所誦有五篇相合安國益依古文闕其篇第以隸古字寫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餘篇簡錯亂不可復讀益送

之官府

為五十八篇作傳會巫蠱事起不得奏上私傳其業于都尉朝

朝授膠

謂之尚書古文之學而未得立後漢扶風杜林傳古文尚書同

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亦為之注然其所傳惟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自餘絕無師說晉世秘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及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益亡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東晉豫章內史梅賾始得安國之傳奏之時又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于大桁市得其書奏上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于是始列國學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齊代惟傳鄭義至隋孔鄭益行而鄭氏甚微

辨曰隋時偽本已流河朔隋書唐人所修其時偽本立學已久竟以孔所得為二十五篇敘述得書本未全依偽孔序以為說而反以鄭注為今文其顛倒若此至梅賾得安國之傳奏之一語尤為鶻突近某氏據此遂謂梅所獻者特傳耳其經文則即兩漢秘府所有也夫鄭所述逸書篇目彰彰甚明二十四篇非二十五篇亦斷不可合某氏生平專以詆訶朱子標新領異彼見

朱子斥晚出書爲僞故強造此辨以入朱子之罪然據隋書以駁馬班偏信唐人而不信兩漢大儒傳授明確之書可乎

舊唐書經籍志

古文尚書十三卷孔安國傳又十卷馬融注又九卷鄭元注又十卷王肅注

新唐書藝文志

古文尚書孔安國傳十三卷王肅注十卷馬融傳十卷鄭元注古文尚書九卷辨曰新舊唐書志所載孔傳卽今本也其所載馬鄭王注古文卽堯典疏所云馬鄭注尚書皆題曰古文而篇數與伏生同者是也蓋增多之篇其亾久矣但舊志以馬鄭王注并系孔傳下似馬鄭王所注之古文卽僞孔古文者此特史家無識耳若新志則又以王肅居馬融前且不加古文字似二家卽孔本而鄭注別加古文字此宋人所修紛紛更易殊不可據矣要之據此二志知唐時馬鄭王本固在也至宋史藝文志始無之大約亾于唐宋之間又辨曰壁中書本科斗古文孔安國以今文讀之始易以隸書然猶古隸竝存僞孔本當亦然僞孔序云隸古定孔穎達所云存古爲可慕以隸爲可識

是也唐元宗不喜古文天寶三載詔集賢學士衛包改從開元文字不合者謂之野書不特古文廢絕并僞孔書亦因之一變

虞書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

傳曰亦言其順考古道而行之華謂文德言其光文重合于堯俱聖明

辨曰堯舜禹湯皆諡與文武同放勳重華文命履皆名與昌發同已見後案堯典序五帝本紀云帝堯者放勳虞舜者名曰重華夏禹名曰文命放勳上亦當有名曰二字疑脫裴駟注引諡法翼善傳聖曰堯仁聖盛明曰舜受禪成功曰禹除虐去殘曰湯雖逸周書諡法解無之而堯舜爲諡見白虔通諡篇馬融注堯典以舜爲諡注湯誓序以禹湯亦諡則駟說皆有本矣離騷就重華而瞰詞九章涉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懷沙重華不可選兮王逸云重華舜名也至大戴禮帝繫篇所述放勳重華文命皆爲名尤甚明著僞書云重華協于帝文命敷于四海則以爲史臣題目之詞不爲名皆非也

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

釋文曰舜典王氏注相承云梅賾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以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類孔氏故取王注從慎徽

五典以下為舜典以續孔傳徐仙民亦言此本今依舊音齊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造孔傳舜典一篇上之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十二字是方興所上孔氏傳本無阮孝緒七錄亦云然方興本或此下更有濬哲文明温恭允塞元德升聞乃命以位凡二十八字異聊出之于王注無施也

傳曰濬深哲智也舜有深智文明温恭之德信允塞上下元謂幽潛潛行道德升聞天朝遂見徵用疏曰濬深哲智釋言文舍人曰濬下之深也哲大智也舜有深智言其所知不淺近也經緯天地曰文照臨四方曰明詩云温温恭人言色温而貌恭也舜既有深遠之智又有文明温恭之德信能充實上下也詩毛傳訓塞為實言能充滿天地之間老子云元之又元衆妙之門則元者微妙之名故云元謂幽潛也昔東晉之初豫章內史梅賾上孔氏傳猶闕舜典自此乃命以位已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注補之而皆以慎徽已下為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吳興姚方興于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亦類太康中書乃表上之事未施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

辨曰慎徽五典與帝曰欽哉瓘相承接本係一篇直至陟方乃歿皆堯典也

此伏生本而孔安國所得真古文與之合安國于堯典之外又別有舜典如論語天之歷數孟子祗載見瞽瞍皆舜典文但逸書不立學官藏在秘府人不得見永嘉之亂伏孔之本堇亾好事者別撰二十五篇即今本也東晉梅賾獻之遂行于世因其太完恐致人疑乃詐為亾失舜典以售其欺蓋既分慎徽以下為舜典而又亾失其傳亦以見堯典傳存而舜典傳獨亾二篇必不可合為一耳乃又有姚方興者偽撰舜典孔傳一篇并于篇首偽增十二字此則梅賾之所不及料也劉知幾史通云姚方興采馬王之義以造舜典孔傳云于大航購得請闕以獻舉朝集議咸以為非及江陵板蕩其文北入中原學者得而異之隋學士劉炫遂取此一篇列諸本第夫方興所獻梁主既黜其謬舉朝咸以為非廢已久矣妄一劉炫擅取列之專輒之罪已無可道乃濬哲十六字并非方興所有即炫所造耳開皇中購古文孝經二十二章當時以為劉炫偽作此十六字及濬深哲知等訓非炫造而何此則又方興之所不及料也然歐陽詢藝文類聚帝王部于堯采曰若稽古至於變時雍于舜止采慎徽云云于二十八字亦不信用陸德明釋文載其首十二字

而辨之至十六字則并不載于大字中僅于小字夾注中引而駁之其慎徽以下傳雖用方輿本而經文則仍用王肅本音之惟穎達作疏始于二十八字及慎徽以下之經與傳一槩遵方輿及劉炫所造而用之遂為典據直傳至今穎達謂炫負恃才氣輕鄙先達同其所異異其所同明知其不可信如此而用之者蓋奉勅作疏既用孔傳偽本而方輿及劉炫所造之舜典既自稱孔傳遂不服辨其真偽且貪其與堯典起一段相配齊整可觀耳朱子始疑今本為偽千古卓識而近日毛奇齡立意排詆朱子既以梅賾本為真孔傳并以二十八字為真妄據釋文謂出于王肅本不知釋文聊出之為句于王注無施也為句聊出之者不知何自而來聊復出之而已于王注無施者二十八字于王注無所施用也若果出于王本則釋文于二十八字之傳何無一言及之耶予既取慎徽以下合于堯典并存二十八字而辨之如此疑

德明于舜典用王肅注不知慎徽以下小字中引王注甚多而孔傳則大字寫其悉依方輿偽孔傳顯然惟于二十八字能分析辨駁蓋勝穎達耳

又辨曰說文卷四下元部云幽遠也爾雅釋親曾孫之子為元孫郭璞云言親屬微昧也微昧即幽遠意但經典元字皆赤黑色無作幽潛解者惟老子

卷上能為章第十云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元德又卷下淳德章第六十五云常知楷式是謂元德元德深矣遠矣莊子卷五天地篇云其合緝緝若愚若昏是謂元德乃道家語淮南子卷一原道訓舜執元德于心而化馳若神淮南亦道家故云爾說文詁訓從道家也作偽者乃掇入舜典恐唐虞未必有此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傳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曰敏疾也能知為君難為臣不易則其政治民皆疾修德

帝曰兪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眾舍己從人不虐無告

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釋文曰告故毒反

傳曰攸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帝謂堯也舜

因嘉言無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眾從人矜孤懸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辨曰孟子舜舍己從人莊子堯不教無告不廢窮民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

傳曰益因舜言又美堯也廣所覆大運所及遠聖無不通神妙無方文經天地武定禍亂眷視奄同也言堯有此德故為天所命所以勉舜也

辨曰呂氏春秋卷十三論大覽引夏書云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晉人掇入尚書又增乃聖二字于乃神上既令四乃文法整齊又圖運神文叶韻層疊不知乃聖二字不可增也洪邁容齋三筆論自孔子贊易孟子論善信之前未甚以聖為尊詩書周禮左傳皆然詳後案洪範堯舜去孔孟幾于季語言文字多不同蓋義理經推衍則益明而足以補前聖所未及今以晚周之語移之唐虞之上其謬顯然左傳上其神聖以聖配神言之實始于此此亦晚周之語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辨曰鄒季友云影響古文作景為洪字苑始加三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尚書惟影響旁加三見顏之推家訓卷下書證篇第十七則顏氏所見本已如此非備包所改但魏晉間人偽作古文尚書者于虞夏之書而用漢末俗字則為謬耳

傳曰迪道也順道吉從逆凶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辨曰御覽八十一卷引川子曰舜云從道必告反道必凶如影如響此乃以

為禹之言非是又影響二字見荀子富國篇云三德者誠乎上則下應之如影響楊倞注云響讀為嚮又云其下應之如影嚮又臣道篇云形下如影齊給如嚮又淮南子主術訓云如響之應聲景之像形又劉向奏云神明之應應若景嚮

益曰吁戒哉微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辨曰朱子語錄云微古文作微開元改今文朱子不知何據

傳曰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于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恒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富貴所忽故特以為戒一意任賢果于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于心日以廣矣于求也失道求名古人賤之拂戾也專欲難成犯眾興禍故戒之天子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徃之疏曰專欲難成犯眾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辨曰戰國策卷十九趙武靈王引書云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後漢書列傳卷四十二崔駰傳云無殆無荒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曰養民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以率下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休美董督也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

辨曰政在養民本文六季左傳邾文公曰命在養民又文七季傳晉郤缺言于趙宣子引夏書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書詞止此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此郤缺釋書之言非經文也偽作古文尚書者乃取其文盡入禹口中可乎周禮大司樂職九德之歌鄭司農以左傳注之始明而作周禮者不明言也足徵彼時其樂現存人所共曉則但言九歌而已但鄭司農不依郤缺次第乃倒其文云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六府三事謂之九功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此則注家之體宜然而大禹謨乃與之同何耶

又辨曰離騷經云啓九辨與九歌注云啓禹子也天問云啓棘賓商九辨九歌注云九辨九歌啓所作樂也山海經云夏后上三嬪于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注云皆天帝樂啓竊用之伏生大傳虞夏傳云維十有三祀還歸二季而廟中苟有歌大化大訓六府九原而夏道興鄭康成注四章皆歌禹之功而獨無九歌則九歌乃啓樂非禹樂甚明晚出古文乃以為禹告舜之詞則虞已有此歌大非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

傳曰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禹陳九功歎美之言是汝之功

辨曰僖二十四季左傳夏書曰地平天成稱也予臧之服不稱也夫文十八季史克曰堯

舉八愷使去后土地平天成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辨曰堯字不合六書詳微子

刑呂

傳曰八十九十日耄百季日期頤言已耆老厭倦萬機汝不懈怠于位稱總

我眾欲使攝

尚書後傳

說

辨曰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者孟子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季舜崩堯典舜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歿以五十載去十七正得三十三自謂巧合但舜生三十季徵庸二十季季五十攝位八季堯崩季五十八居喪三季季六十一卽真三十九季而崩季百歲是之謂在位五十載鄭康成說與史記合的然可信者也此云三十三載者舜典孔傳與鄭不同改二十爲三十讀作舜生三十徵庸爲句三十在位爲句謂舜生三十歲始見召用歷試三季攝位二十八季此之謂三十在位在位者在臣位未卽真也自此而居喪二季六十三而卽真凡卽真五十季則崩時季一百十二歲大禹謨與舜典傳同是偽書必相祖述亦以舜爲卽真五十季又見孟子有薦禹十七季之文遂造爲卽真三十三季讓禹之事若如史記及鄭說卽真只有三十九季而參之以孟子十七季之文則讓禹必不在卽真之三十三季矣朱子中庸注舜季百有十歲蔡傳于此節云舜至是季九十三矣皆承孔傳之誤而忘却中有居喪二季遂白造舜季數既非一百歲又非一百十二歲則誤而又誤者也近某氏自負考據于孔傳駁辨最嚴乃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仍襲用孔傳之妄而不知

有史記鄭元之說何也

竹書紀年云帝舜三十三季命夏后總師此亦偽書不可信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釋文曰降江巷反。辨曰顧東吳云降唐韻去聲四降古巷切古音洪古人降下之降與降服之降並讀爲平聲白漢以上之文無讀爲去聲者左傳襄一十七季鄭子展賦草蟲而趙文子以爲在上不忘降爾雅降妻降首戶江反而孫炎云降下也至爲溝瀆故稱降是平聲之降卽降下之降也

傳曰邁行種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皋陶布行其德下洽于民民歸服之茲此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言此事在此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皋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辨曰作偽書者見孟子言舜以不得禹皋陶爲已憂禹皋陶則見而知之遂以禹爲必當專讓皋陶者而後人因此并謂此時稷契已卒故禹讓不及其空妄如此閻若璩駁云考春秋內外傳展禽曰夏之興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禮記祭法云厲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農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夏之衰當如外傳作夏之興爲是孔疏卽從衰字曲爲說言無取詹桓伯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鹵土也祭公謀父曰昔我先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則稷固逮禹之世卽降而史記亦云契興于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于百姓又云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際皆有令德可見夏興稷契尚在偽書脫漏多

矣

又辨曰閻若璩云臯陶邁種德德乃降二句據孔傳云云陸德明音云云若果如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絳不當音訖可知矣然左氏莊八季夏師及齊師圍邾邾降于齊師仲慶父請伐齊師公曰不可我實不德齊師何罪罪我之由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德乃降姑務修德以待時乎秋師還杜預註臯陶邁種德一句曰夏書逸書也註德乃降一句曰言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也孔穎達疏曰杜謂德乃降爲莊公之語故隔從下注據此則德乃降之降當音訖不當音絳又可知矣且必音訖方與上文邾降于齊師經文邾降于齊師相合一部左氏引古人成語下卽從其末一字申解之者不獨莊八季夏爲然也宣十二季君子引詩曰亂離瘼矣爰其適歸歸于怙亂者也夫襄三十一季北宮文子引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終之實難昭十季臧武仲引詩曰德音孔昭視民不佻佻之謂甚矣皆其例也又不獨左氏爲然也中庸卒章引詩曰德音孔昭如毛猶有倫亦其例也若必以德乃降爲書語則毛猶有倫亦應見于烝民詩矣何未之見也且已苟有德乃爲人所降服者亦不

獨見于莊八季夏而已也僖十九季載文王伐崇退而修教而崇始降僖二十五季載文公圍原退而示信而原始降昭十五年載穆子圍鼓旣令之以殺叛復令之以知義而後從而受其降皆其義也凡德乃降之爲莊公釋書之語皆歷歷有證而僞作古文者一時不察竝竄入大禹謨中分明現露破綻矣閻氏此說甚確但降下之降古人原與降服之降皆讀若洪顧說最精釋文讀去聲者原屬誤音而閻氏乃以音絳音訖辨之此特據今人之音以爲言其實古音絳亦讀洪與訖同音閻氏亦非不知古音者此正可爲知者道耳

又辨曰襄二十一季左傳季武子納邾之叛臣庶其以公姑姊妻之又厚賜之于是魯多盜武子欲詰盜臧武仲譏其賞外盜何以止吾盜其下又云紘也聞之在上位者洒濯其心壹以待人軌度其信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爲民之歸也上所不爲而民爲之是以加刑焉而莫敢不懲若上所爲民亦爲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謂由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玩此則夏

書之言與大學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同意故武仲引以爲証詞義甚明與臬陶何與而疏巧爲之說云此斷章爲義故與尚書本文稍殊殊不知襄二十三季仲尼曰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哀六季孔子曰夏書曰允出茲在茲由已可矣家語正論解與哀六年同夫子兩引夏書竝與臧武仲說合安得爲斷章僞書僞傳及疏皆非也此節之文引者皆云夏書後漢文苑劉梁傳引念茲在茲亦云夏書漢人以虞夏同科也帝曰臬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曰或有也無有干我正言順命弼輔期當也嘆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雖或行刑以殺止殺刑期于無所刑民皆合于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

辨曰韓詩外傳聽獄執中者臬陶也故曰民協于中

臬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傳曰嗣亦世俱謂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過誤雖大

必有故犯雖小必刑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寧失不常之罪不在不辜之善仁愛之道臬陶因帝勉已遂稱帝德所以民不犯上

辨曰王充論衡荅佞篇云故曰刑故無小宥過無大襄二十六季左傳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活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活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漢宣帝時守廷尉吏路溫舒上尚德緩刑書亦引此二句見漢書五十一卷溫舒傳及說苑卷五貴德篇又荀子哀公問舜冠孔子不對曰其政好生而惡殺所謂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者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曰使我從心所欲而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明刑之美

辨曰梅鷟云荀子大略篇舜曰惟予從欲而治

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曰水性流下故曰降水儆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滿謂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心謙冲不自盈大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不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水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疏曰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不矜伐不失其功能也鄭元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讖緯之說義必不然

辨曰孟子書曰洚水警予

趙岐注尚書逸篇之辭

洚水者洪水也古降讀爲洪此訓下水

古音失傳久矣

荀子成相篇云禹有功抑下鴻楊原注鴻洪水也書曰降水警予

襄五季左傳君子謂楚共王于是失

刑已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夏書曰成允成功杜注逸書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史記夏本紀禹爲人敏給克勤襄二十九季左傳季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修之荀子君子篇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老子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大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又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

又辨曰疏引鄭注乃鄭論語注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

辨曰允執其中見論語堯曰篇云云孔安國曰舜亦以堯命已之辭命禹灶不言見大禹謨今益以三言爲十六字程子朱子出闡發精密其義益尊然此篇實出晚晉非真古文蓋魏晉間人采取古經成之其疑之者如吳澂郝敬輩竟爲刪去至元王克耘明梅鶯并加以駁難謂堯舜本無此語則又過矣荀子解蔽篇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云云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唯明君子而後能知之此篇前又有精于道一于道之語乃櫟括爲四字復續以論語允執其中成十六字其蒐輯補綴雖出後人而實古聖相傳之精言不可廢也但斷斷非大禹謨元文且亦未見其必爲尚書語耳

子前後篇讀之凡引古文今尚書共十六見皆稱書曰或冠以篇名惟引一人有虞兆民賴之作傳曰傳疑書字之訛然孟子于傳有之傳亦書也獨此作道經則知此古道經載堯舜語非出尚書楊倞注云今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倞唐元和間人晚晉書已盛行故強作斡旋如此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

不再

傳曰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民以君為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眾戴君以自存君恃眾以守國相須而立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為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好謂賞善戒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于一也

辨曰荀子正名篇曰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問之謀君子慎之國語周語內史過曰夏書有之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墨子尚同中篇曰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其四海困窮二句則與上允執其中相連本是舜命禹之言見論語堯曰篇但不知果在尚書何篇恐當在舜典中蓋堯典有禪舜語舜典亦宜有禪禹語至晉人乃採入大禹謨耳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辨曰闕若璩曰陸德明所見本作惟克蔽志孔穎達作疏本作先

傳曰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禹讓之志帝王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

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習因也言已謀之于心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再辭曰固毋禁其辭

辨曰哀十七季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為令尹杜預曰枚卜不斥言所卜以令龜哀十八季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杜預曰昆後也言當先斷意後用龜也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釋文曰正音政徐音征

傳曰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宗廟言神尊之順舜初攝帝位故事奉行之疏曰神宗猶彼文祖文祖言祖有文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實同神宗當舜之始祖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敬康敬康生勾芒勾芒生螭牛螭牛生瞽瞍瞽瞍生舜是舜有七廟黃帝為始祖顓頊窮蟬為二祧敬康勾芒螭牛瞽瞍為親廟則文祖為黃帝顓頊等也

辨曰汲郡古文帝舜三十三季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紀季乃晉人造故多與偽書合不可信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

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齋慄瞽瞍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于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傳曰軍旅日誓肆故也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仁覆愍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日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已自責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齋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志誠感頑父誠和也至和感神况有苗乎言易感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干楯羽翳也舞者所執修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間抑武事三苗之國左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列去京師二千五百里疏曰軍旅日誓曲禮文隱八季穀梁傳誥誓不及五帝盟詛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不及者言于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有盟左傳平王與鄭交

質二伯之前有質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書傳言舜耕于歷山鄭元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歷山時爲父母所疾也

辨曰禹奉舜命征三苗作誓又偃兵修政舞于羽三苗自服古書所載甚多就予所見在戰國策卷二十二魏策一篇又卷二十三魏策二篇墨子卷四兼愛下篇又卷五非攻下篇韓非子卷十九五蠹篇荀子卷十議兵篇又卷十八成相篇賈子新書卷四匈奴篇淮南子卷十繆稱訓又卷十一齊俗訓又卷十三汜論訓桓寬鹽鐵論卷九論功篇劉向說苑卷一君道篇古文苑卷十五揚雄博士箴此事散見羣書晉人掇入大禹謨以己意潤色之往于田三句見孟子不言是書詞祇載見瞽瞍三句則是孟子引書趙岐注云尚書逸篇

夏書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咬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

禹之戒以作歌

釋文曰逸又作侑豫又作悖盤
或作樂羿五計反徐胡細反

傳曰尸主也主以尊位為逸豫不勤喪其德則眾民皆二心洛之表水之南有窮國名羿諸侯名距太康于河不得入國遂廢之御侍也疏曰襄四季左傳曰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故曰有窮國名也說文云羿帝嚳射官也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王射官故帝賜羿弓矢使司射淮南子云堯時十日并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焉殛日烏解羽歸藏易亦云羿殛十日說文云殛者射也此三者言雖不經要帝嚳時有羿堯時亦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人名也夏都河北洛在河南距太康于河北不得入國遂廢太康立仲康也五子啓之五子太康之弟

辨曰真古文逸篇本有五子之歌遭亂亡失此篇王肅輩偽撰故舛謬甚多即以此節考之序曰太康失邦不言失邦為何離騷啓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王逸注言太康不遵禹啓之樂更作淫聲放縱情慾以自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家居閭巷失尊位也墨子非樂篇云于武觀曰啓子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

將銘莧磬以力泚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奕奕章聞于天是太康失邦以淫樂不以久畋其謬一也襄四季晉魏絳對晉侯和戎之事云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此乃截半句法蓋魏絳將諷晉侯好田因論和戎乘便欲引羿好田亡國事以為戒晉侯怪其方論和戎忽及后羿其言不次故不待其辭之畢遽問曰后羿何如于是魏絳不復復引原文但敘述其事以對云昔夏之衰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淫于原獸寒浞虞羿于田羿將歸自田殺而烹之其下又引虞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忘其國恤思其麀牡是則魏絳之言始終欲引羿好田亡國以為戒有窮后羿原文之下其辭雖不可知以理推之必是言羿好田之事必不但有因民弗忍云云而已乃偽撰者欲實太康罪狀而未之考一時無措于有窮后羿句下竟無羿事反取羿之田移之太康之身其謬二也

知偽撰者正據夏訓為夏書也篇中一則曰皇祖有訓再則曰訓有之其以夏訓為夏書甚明杜預注在傳亦云夏訓夏書

再攷墨子所謂武觀武五通武觀

或疑有窮后羿在五子之歌為夏書與夏訓小別安知非各見者不

即五觀五觀即五子以其封于觀故稱五觀水經注九卷淇水又屈逕頓丘縣故城古尚書以為觀地矣蓋太康弟五君之號曰五觀者也逸周書

卷六嘗麥解曰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遂凶厥國皇天哀禹賜以彭壽思正夏畧五子武觀也彭壽彭伯也汲郡古文云帝啓十一季放王季子武觀于鹵河十五季武觀以鹵河叛彭伯壽帥師征鹵河武觀來歸注云武觀五觀也國在今頓丘衛縣紀季晉人僞撰不可盡信而此條則與逸周書合當是也漢志東郡有呼觀縣蓋以晉呼故名魏世家惠王三季齊敗我觀津徐廣亦曰觀今衛縣蓋五子封觀作亂被伐來歸其後又導太康以淫樂故王符潛夫論五德志篇云夏后啓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洛汭是謂五觀當日情事實是如此昭元季傳夏有觀扈商有妘邳周有徐奄楚語士豐曰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啓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韋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觀洛汭之地王應麟駁韋說云五子述大禹之戒以作歌仁義之人其言藹如豈朱均管蔡之比應麟爲晚晉僞古文所惑信其所可疑故反疑其所可信而不知韋說確不可易也漢書古今人表啓子兄弟五人號五觀列下中則已在下愚之列矣五子之歌必是史臣記五子淫樂致亾之事而豈五子所作之歌乎其謬三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慄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上者奈何不敬辨曰下子圖馬爲韻此以四聲通爲一音古音也下讀若戶馬讀若姥與唐宋以下讀全別亦古音也此人在魏晉間故猶知古音但用韻太覺稀疎十五句中僅有五韻末二句并無韻則矣非

傳曰皇君也君祖禹有訓戒近謂親之下謂失分三失過非一也不見是謀備其微十萬曰億十億曰兆言多慄危貌朽腐也腐索馭六馬言危懼甚疏曰經傳之文惟此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餘書多言駕四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皆駕四許慎案王度記云天子駕六鄭元以周禮校人養馬乘馬一師四圉四馬四乘康王之誥云皆布乘黃朱以爲天子駕四漢世天子駕六非常法也然則此言馬多懼深故舉六言之

辨曰周語單襄公引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韋昭注民可以恩意近不可高上上陵也上讀上聲今乃改爲下不知其上文云夫人性陵上者也又云獸惡其綱民惡其上下文云卻至在七人下而欲上之其有七怨則此句必當作上不當作下僞作者不過圖叶韻耳淮南子秦族訓國主之有民也

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長則土寧

又辨曰晉語知襄子戲韓康子知伯國諫曰夏書有之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說苑卷五貴德篇引此事作智果諫智襄子知果殆即知伯國也左傳成十六季晉郤至獻捷于周驟稱其伐單子曰位于七人之下而求掩其上怨之所聚亂之本也多怨而階亂何以在位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將慎其細也今而明之其可乎五子譏太康之言而專與春秋內外傳中譏晉臣之言相複亦必無之事

又辨曰淮南子說林訓君子居民上若腐索御奔馬說苑卷七政理篇亦云

子貢問治民孔子曰懍懍焉如以腐索御奔馬亦見家語卷二致思篇晉人采取其語以

入此篇但改奔馬為六馬則大謬矣續漢書輿服志劉昭注引其文而辨之

云逸禮王度記曰天子駕六馬諸侯駕四大夫三士二庶人一易京氏春秋

公羊氏說同許慎從之毛詩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康成駁異義從

之史記曰秦始皇以水數制乘六馬今夏書言六馬其偽顯然逸周書王會解天子車立馬乘六王

應麟補注云五子之歌言六馬漢世此經不傳多言天子駕四應麟據逸周書以證五子之歌六馬為是似可信但據駁異義則鄭意以古無六馬之制此論自不可易再攷莊子逸篇云金鐵蒙以大縶載六驥之上則致千里

荀子修身篇云昔者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又議兵篇云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李斯列傳云二世曰人生居世間譬猶騁六驥過夫隙也白虎通云天子之馬六者示有事于天地四方也張衡西京賦云天子駕彫軫六駿駿又云六元蚪之奕奕齊騰驤而沛艾蔡邕獨斷法駕上所乘曰金根車駕六馬六馬之制不但秦漢有之且起于晚周逸周書未必盡周初史臣所記或有晚周人附益者故有六馬之文但斷不可移之夏初耳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未或不亾

傳曰作為也迷亂曰荒

辨曰越語范蠡曰王其且馳騁弋獵無至禽荒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亾

傳曰陶唐帝堯氏都冀州統天下四方疏曰世本帝堯為陶唐氏韋昭云陶

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也攻書傳皆言堯以唐侯升為天子不言封于陶唐

陶唐二字或共為地名未必如昭言也天子王天下非獨冀州一方故以冀

方為都冀州統天下四方堯都平陽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

在冀州自堯以來其都不出此地故舉陶唐以言之

辨曰哀六年左傳孔子論楚昭王不祭河神事引夏書云惟彼陶唐帥彼天

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亾家語正論解與左傳同未嘗改

其行為厥道偽作古文者既以已意改厥道而又刪帥彼天常一句又改乃

滅而亾爲乃底滅亾左傳杜注云謂夏桀也彼疏云此在夏書五子之歌第
三章賈服孫杜皆不見古文以爲逸書解爲夏桀之時惟王肅云太康時王
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愚按賈服諸大儒竝
以爲夏桀豈不足據疏雖云王肅云太康時但肅注家語仍云謂夏桀疑皇
浦謚妄摭入五子之歌又妄改肅書注耳且此章之體句句用韻若作厥道
則句獨無韻已屬非是至文十八年史克曰傲很明德以亂天常則天常乃
古語刪此一句便覺無力尤妄也又太康見拒尚未滅亾故復改之以爲其
勢將至滅亾欲以此遷就其說皆非也

又辨曰此疏引韋昭說以陶唐爲兩地猶湯之殷商韋說是也漢書臣瓚注
云堯初居唐後居陶故曰陶唐許慎說文云陶再成土也在沛陰今山東曹州府定陶縣
夏書東至陶土陶土有堯城堯嘗所居故堯號陶唐氏蓋先封唐後居陶也
此疏駁韋說而以陶唐爲一地非也堯封唐即晉陽今山西太原府太原縣即杜預釋例所云
陽即今平陽府見鄭康成詩唐詩又居陶卒于陶陶唐者終其始未稱之

其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

緒履宗絕祀辨曰有首以與祀爲韻古音也

傳曰典謂經籍則法貽遺也金鐵曰石供民器用通之使和平則官民足言
古制存而太康失其業以取亾疏曰關者通也名石而可通者惟衡量之器
耳律歷志云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是石爲稱
之最重以石而稱則爲重物故金鐵曰石言絲綿止于斤兩金鐵乃至子石
舉石而言之則所稱之物皆通之也傳取金鐵重物以解言石之意非謂所
關通者惟金鐵耳米粟則斗斛以量之布帛則丈尺以度之惟言關通權衡
則度量之物懋遷有無亦關通矣舉一以言之耳衡石所稱之物以供民之
器用其土或有或無通使和平也費氏顧氏等云通金鐵于官不禁障民
得取之以供器用器既具所以上下充足以金鐵皆從石而生則亦石類故
漢書五行志石爲怪入金不從革之條費顧之義亦得通也

辨曰周語單穆公引夏書曰關石辭均王府則有韋昭注逸書也關門關之
征也石今之斛也言征賦調均則王之府藏常有也一曰關衡也此解與傳
疏迥別左思魏都賦關石之所和均財賦之所底慎亦用韋解惟李善引賈

達國語註關通也此說似是偽孔傳之所本

其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傳曰仇怨也鬱陶哀思也顏厚色愧忸怩心慙疏曰桓二季傳怨耦曰仇故

為怨也孟子稱舜弟象見舜云思君正鬱陶鬱陶精神憤結積聚之意故為哀思詩云顏之厚矣羞愧見于面如面皮厚然忸怩羞不能言心慙之狀

辨曰閻若璩云爾雅釋詁篇鬱陶繇喜也郭璞注引孟子曰鬱陶思君禮記

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即繇也邢昺疏皆謂歡悅也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又引孟子趙氏注云象見舜正在牀鼓琴愕然反辭曰我

鬱陶思君故來爾詭辭也忸怩而慙是其情也又引下檀弓鄭注云陶鬱陶也據此則象曰鬱陶思君爾乃喜而思見之辭故舜亦從而喜曰惟茲臣庶

汝其于子治孟子固已明下註脚曰象喜亦喜蓋統括上二段情事其先言象憂亦憂特以引起下文非真有象憂之事大凡凶惡之人偽為憂尚易偽

為喜實難故象口雖云然而色則否趙氏注一段頗為傳神偽作古文者一

時不察并竄入五子之歌中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不特敘議莫辨而

且憂喜錯認尚可謂之識字乎廣韻云陶喜也薛君璋詩章句云陶暢也從不作憂字解廣韻又

鬱陶鬱陶者心初悅而未暢之意也言人若外竟會心則懷抱欣悅但始發俄爾則鬱陶未暢故云斯陶也爾雅云鬱陶繇喜也何允云陶懷喜未暢意也孟子曰鬱陶以思君又云陶斯咏者鬱陶情轉暢故口歌咏之也然則鬱陶為喜非憂可知國語晉平公欲殺豎襄叔向曰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君忸怩顏

乃趣赦之注曰忸怩慙貌此忸怩亦記者敘事之詞不入口氣與孟子一例乃知五子之歌中曰顏厚有忸怩其謬顯然

允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允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允后承王命徂征

傳曰羿廢太康立其弟仲康為天子仲康命允侯掌王六師為大司馬義和舍其職官還其私邑以酒迷亂不修其業徂往也就其私邑往討之疏曰羿

距太康于河廢之仲康不能殺羿必是羿握其權知仲康之立羿立之矣計五子之歌仲康當是其一仲康必賢于太康但形勢既衰政由羿耳羿在夏

世一代大賊傳稱羿既篡位寒浞殺之浞滅夏后相相子少康始滅浞計羿浞相承向有百載夏亂甚矣而夏本紀云太康崩弟仲康立仲康崩子相立

相崩于少康立都不言羿浞之事是馬遷之疎矣

辨曰金履祥鄒季友輩謂仲康非羿所立蓋夏都安邑在河北太康爲羿所距遂居河南陽夏宋開封之太康縣也崩弟仲康立崩子相立羿但據冀州河北之地不臣于夏未必執夏政柄後羿爲寒浞所弑相又自河南遷河北帝正宋濮州也後又爲寒浞之子澆所弑夏遂中絕至少康復興其本末如此然則仲康之立亦在河南非羿奉之于安邑故都也後儒誤認羿奉仲康于安邑遂疑此篇爲羿挾天子之命反疑羲和爲忠于夏者不知仲康繼立于河南羿自僭立于河北儼若敵國允征之命特仲康勢弱不能遽討羿先翦其羽翼耳然則傳疏謂羿立仲康而握其權皆非也

又辨曰鄭注書敘允爲臣名傳以爲國名今此言允侯明允之爲國欲以見鄭之非也竹書紀年與僞古文合不足信也

又辨曰越語宮中之樂無至酒荒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傳曰徵證保安也聖人所謀之教訓爲世明證所以定國安家君能慎戒臣能奉有常法修職輔君君臣俱明

辨曰襄二十一季晉祁奚因叔向被囚語范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書曰聖有謨勳明徵定保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杜注詩周頌言文武有惠訓之德加于百姓故子孫保賴之書逸書謨謀也勳功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定安之謀鮮過有謨勳也惠訓不倦惠我無疆也杜注甚明今允征之文以勳爲訓古書每多異文一字牴牾似無可疑而吾則以爲此經必是本作勳非祁奚所改作訓者直是僞撰允征人之意耳蓋祁奚竝引詩書縱使以訓爲勳亦必不以書爲詩惠訓二字原以解詩苟如今允征則反當以解書矣明係僞撰者因作訓方與罪狀羲和文義相合遂併左傳惠訓之訓字竊入之而不自覺其大露破綻也

說本梅鷟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傳曰道人宣令之官木鐸金鈴木舌所以振文教官衆官更相規闕百工各執其所治技藝以諫諫失常疏曰周禮小宰云正歲帥理官之屬而觀治

象之法狗以木鐸曰不用法者國有常刑宣令之事畧與此同此似別置其官非如周之小宰名曰道人蓋訓道為聚聚人令之故以為名也禮有金鐸木鐸鐸是鈴也其體以金為之明舌有金木之異知木鐸是木舌也周禮教鼓人以金鐸通鼓大司馬教振旅兩司馬執鐸明堂位云振木鐸于朝是武事振金鐸文事振木鐸今云木鐸故云所以振文教也

辨曰襄十四年師曠引夏書曰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周禮之正歲即夏書之正月二代禮同

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遐棄厥司釋文曰倣本又作僻亦作叔同尺六反

傳曰顛覆言反側沈謂醉冥失次位也倣始擾亂遐遠也紀謂時日司所主也

辨曰詩抑篇顛覆厥德荒湛于酒

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

傳曰辰日月所會房所舍之次集合也不合即日食可知凡日食天子伐鼓

于社責上公瞽樂官樂官進鼓則伐之齊夫主幣之官馳取幣禮天神衆人走供救日食之百役也羲和主其官而無聞知于日食之變闕錯天象昏亂之甚于犯也疏曰昭七年左傳士文伯曰日月之會是謂辰日月俱右行于天日行遲月行疾日每日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計二十九日過半月已行天一周又逐及日而與日聚會謂之辰一歲十二會為十二辰即子丑寅卯之屬是也房謂室之房也故為所舍之次計九月之朔日月當會于大火之次釋言云集會也日月當聚會共舍今日月不合于舍則是日食也日食者月掩之也月體掩日日被月映即不成共處故以不集言日食也或以為房謂房星九月日月會于大火之次房心共為大火言辰在房星似矣知不然者以集是止舍之處言其不集于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于房星似太遲太疾惟可見歷錯不得以表日食也且日之所在星宿不見正可推算以知之非能舉目見之君子慎疑寧當以日在之宿為文以此知其必非房星也文十五年左傳云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于社諸侯用幣于社伐鼓于朝杜預以為伐鼓于社責羣陰也此傳言責上公者郊特牲

云社祭土而主陰氣也君南嚮北牖下答陰之義也是言社主陰也日食陰
侵陽故杜預以爲責羣陰也昭二十九年左傳云封爲上公祀爲貴神社稷
五祀是尊是奉是社祭句龍爲上公之神也日食臣侵君之象故傳以爲責
上公亦當羣陰上公竝責之也周禮瞽矇之官掌作樂樂官用無目之人以
其于音聲審也詩云秦鼓簡簡謂伐鼓爲奏鼓知樂官進鼓則伐之周禮太
僕軍旅田役贊王救鼓救日月亦如之鄭元云王通鼓佐擊其餘而則救日
之時王或親鼓莊二十五季穀梁傳曰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陳旣
多皆樂人伐之周禮無嗇夫之官禮云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元云嗇夫蓋
司空之屬也嗇夫主幣禮無其文此云嗇夫馳必馳走有所取左傳云諸侯
用幣則天子亦當用幣嗇夫必是馳取幣社神尊于諸侯故諸侯用幣于社
以請救天子伐鼓于社必不用幣知嗇夫取幣禮天神庶人蓋庶人在官者
謂諸侯胥徒其走必有事知爲供救日百役也會子問云諸侯從天子救日
各以方色與其兵周禮庭氏云救日之弓矢是救日有多役庶人走供之鄭
注庭氏救日爲太陽之弓救月爲太陰之弓救日以枉矢救月以恒矢其鼓

蓋用祭天雷鼓也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左傳云季平子曰惟
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
月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如彼傳文惟夏四月有伐鼓用幣餘月不然此九
月日食亦奏鼓用幣者顧氏云夏禮異于周禮也

辨曰閻若璩曰日食之變爲人君所當恐懼修省然子午卯酉之月所謂二
至二分日有食之或不爲災其餘月則爲災爲災尤重者則在巳月蓋自冬
至一陽生至此月六陽竝盛六陰竝消于此而忽以陰侵陽是爲以臣侵君
故先王尤忌之夏家則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周家則樂奏鼓祝用幣史用
辭雖各有四月六月之別皆謂之正月正月者正陽之月非春至正月之月
也左氏昭十七季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禮也平子不知
而止之曰惟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于是乎用幣于社伐鼓于朝其餘則
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于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
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
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是謂孟夏夫太史首言此禮在周之六月繼卽引

夏書以證夏禮亦卽在周之六月朔周之六月是爲夏之四月可謂反覆明切矣非二代同禮之證乎晉人僞造乃季秋月朔云云不知瞽奏鼓等禮夏不用之九月也且巳月之爲正月不特見左氏巳見詩小雅所謂正月繇霜我心憂傷是也若以夏寅月周子月當之繇霜曷足爲異哉正陽日食爲古所尤忌亦不特見左氏又見詩小雅集傳蘇氏所謂純陽而食陽弱之甚十月純陰而食陰壯之甚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詩人以爲亦孔之醜是也其說皆與左互相發獨怪胡安國傳春秋于莊二十五年六月日食鼓用牲于社不從左氏正陽之義而反遠引允征九月日食瞽奏鼓之禮若以凡日食卽當然者不知此特僞木耳閻氏此辨是但又言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因據授時時憲二歷推得日食當在仲康十一年閏四月朔此則閻之誤也夏商季數本無可攷此日食左傳引夏書但言其典禮不指何王之世夏本紀雖言仲康時羲和廢時亂日而劉歆三統歷不載仲康日食則左傳云云未見必爲仲康竹書紀年謂仲康在位七季元季爲己丑此征羲和之季之日食在五季秋九月庚戌朔紀年亦晉人僞撰之書司馬遷

但作三代世表自共和庚申以前竝無甲子紀年而此書直追至黃帝元季言之鑿鑿此豈可據唐傅仁均等大衍歷議遂以爲五季癸巳歲九月庚戌朔日食在房二度此則附會紀年皆不足信乃僞書言肇位則是元季又非五季後之造大同歷者因遂附會爲元季日食此紛紛者皆非也若閻所云仲康元季爲壬戌則依皇極經世又與紀年不同尤覺難信所推算皆誤耳總之奏鼓用幣之禮自是建巳之月所用非季秋疏引顧氏夏禮異于周者非是况鄭所傳逸書本有允征而觀禮嚮夫承命鄭注引春秋傳嚮夫馳不引允征則辰不集于房四句不在允征可見矣

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

傳曰政典夏后爲政之典籍若周官六卿之治典先時謂歷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無赦不及時謂歷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况廢官乎

辨曰荀子卷八君道篇引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韓詩外傳卷六引周制曰先時者死無赦不及時者死無赦若然荀子所引乃周書也

梅氏載之允征又以爲政典之言其後偽造三墳者遂以政典爲三皇時書皆梅氏作俑也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傳曰山脊曰岡崑山出玉言火害玉逸過也天王之吏爲過惡之德其傷害天下甚于火之害玉猛火烈矣又烈于火殲滅渠大魁帥也指謂羲和罪人之身其脅從距王師者皆無治餘人久染汙俗本無惡心皆與更新一無所問

辨曰火炎崑岡二句見陳壽三國志又晉書袁宏三國名臣贊云滄海橫流玉石同碎又劉琨傳同又後漢書董卓傳論云卓蹈藉彝倫毀裂畿服殘寇乘之倒山傾海崑岡之火自茲而焚可見此二句乃魏晉間人常語但以爲夏時之言則大不類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

傳曰當勉以用命戒以辟戮

辨曰閻若璩曰威克厥愛允濟四句襲左傳昭二十三季吳公子光曰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任威滅愛之言必是祖述桀紂之殘虐而云者且又出亂臣賊子口其不可爲訓明甚光所與處者鯀諸之輩所習謀者弑逆之事焉知詩書者耶作僞者以吾聞之曰爲書辭旣載聖經生心害政發政害事罪可勝誅乎李衛公問對孫子曰卒未親附而罰之則不服已親附而罰不行則不可用此言凡將先有愛結于士然後可以嚴刑也若愛未加而獨用峻法鮮克濟焉太宗曰尚書云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何謂也靖曰愛設于先威設于後不可反是也若威加于先愛救于後無益于事矣衛公問對亦繫假託然尚知辨正尚書之非可爲有識

又辨曰昭十四季傳晉叔向引夏書曰昏墨賊殺皋陶之刑也傳記所引尚書惟此一條作僞者竟未采入

尚書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懋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仲虺乃作誥

傳曰湯伐桀武功成故以爲號南巢地名有慙德慙德不及古恐來世論道我放天子常不去口仲虺陳義誥湯可無慙疏曰周書序有巢伯來朝傳云南方遠國鄭云南方國世一見者桀所奔蓋彼國也

辨曰放桀南巢事見國語卷四魯語上篇呂氏春秋卷八仲秋紀論威篇劉向說苑卷十三權謀篇又荀子卷十五解蔽篇云桀歿于亭山楊倞注云亭山南巢之山或本作鬲山漢書地理志廬江有灑縣當是誤以灑爲鬲傳寫又誤爲亭襄二十九季左傳季札聘魯觀樂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襄二十二季公孫僑曰若不恤其患而以爲口實又楚語王孫圉曰使無以寡君爲口實

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傳曰民無君主則恣情欲必致禍亂天生聰明是治民亂夏桀昏亂不恤下民民之危險若陷泥墜火無救之者天與王勇智應爲民主儀表天下法正萬國繼禹之功統其故服天意如此但當循其典法奉順天命而已無所慙

辨曰惟天生民有欲本周書文酌解民生而有欲有夏昏德本左傳王孫滿對楚子云桀有昏德塗炭二字本孟子如以朝衣朝冠坐于塗炭但彼是言其浼汚非患害也說文炭燒木餘也炭與塗聯言是無火之黑炭非如左傳廢于爐炭之炭何足以言患害乎傳強以爲火皆非也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

傳曰言託天以行虐于民乃桀之大罪天用桀無道故不善之式用爽明也用商受王命用明其衆言爲主也

辨曰閻若璩曰墨子非命上篇仲虺之告曰我聞于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伐之惡襲喪厥師中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布命于下帝式是惡用闕師下篇仲虺之告曰我聞有夏人矯天命于下帝式是增用爽厥師三處下文墨子皆各從而釋之曰此言桀執有命湯特非之曰喪師曰闕師曰爽師此豈吉祥善事而僞作古文者嫌與已不合易之曰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傳曰爽明也用明其衆言爲主也不與墨子悖乎夫以墨子引之之複如此釋之之確如此而僞作者不又現露一破綻耶且非獨誤會用爽厥

師而亦誤用式商受命攷周書立政篇云帝欽罰之乃侔我有夏式商受命奄旬萬姓是言我周用商所受之命而奄旬萬姓非若仲虺之誥竟貼上帝言用商受王命一代商興一商興其相反又有如此者

也觀此益見

爽明也之非帝用不臧本左傳后帝不臧

周語單襄公曰晉侯爽一吾是以云韋昭曰爽當為爽字之訛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傳曰簡畧也賢而無勢則畧之不賢有勢則附之若是者繁多有徒衆始我商家國于夏世欲見翦除若莠生苗若秕在粟恐被鋤治簸颺商家小大憂危恐其非罪見滅矧况也况我之道德善言足聽聞乎無道之惡有道自然理

辨曰昭二十八奉司馬叔游曰鄭書曰惡直醜正實蕃有徒周書芮良夫解曰實蕃有徒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傳曰邇近也不近聲樂言清簡不近女色言貞固殖生也不生資貨財利言不貪勉于德者則勉之以官勉于功者則勉之以賞用人之言若自己出有過則改無所吝惜寬仁之德明信于天下

辨曰魯語曰湯以寬治民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鹵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釋文曰蘇字亦作蘇

傳曰葛伯游行見農民之餉于田者殺其人奪其餉故謂之仇餉仇怨也湯為是以不祀之罪伐之從此後遂征無道鹵夷北狄舉遠以言則近者著矣奚獨後予怨者辭也湯所往之民皆喜曰待我君來其可蘇息

辨曰此事孟子三見梁惠王下篇云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鹵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弔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書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滕文公下篇云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

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爲之耕老弱饋食葛伯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餉殺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其下文復引湯始征一段與梁惠王篇同惟天下信之作十一征而無敵于天下後來其蘇作後來其無罰盡心下篇則但有南面而征云云三句考之書序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則葛伯仇餉及湯一征自葛始云云正湯征中語此乃入仲虺之誥其謬一也梁惠王篇兩言書曰故趙岐注云此二篇皆尚書逸篇之文也則湯一征云云與後我后云云並非一篇之文滕文公篇葛伯仇餉與湯一征乃係一篇之文故其上引仇餉既言書曰則中雖間以釋書而其下引一征卽不復言書曰至其下後我后則又加書曰其非一篇甚明今乃牽入一篇其謬二也湯一征史臣之詞今順手扯入仲虺口中不便直斥其號改云初征自葛其謬三也一征以下兩處文同俱係書詞僞作者以天下信之與十一征云云互異而去之以東面而征三處文同而取之以民望之以下爲孟子語而去之其謬四也其蘇無罰互異乃古人引經不拘處猶上文易一爲始易始爲載耳乃疑其出于二篇而其蘇入

仲虺之誥無罰入太甲中篇其謬五也

傳曰葛伯游行云云夫晚出古文分明從孟子勦取書語傳亦一手僞造乃不曰毫衆曰童子而泛曰農民似

葛伯所殺卽萬人于湯無涉者正以掩其勦之迹也疏曲爲回護終不能掩

又辨曰漢書地理志陳留郡寧陵縣注云故葛伯國今葛鄉是唐隸宋州東距南亳六十里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鹵十里有葛城是也作僞傳者不言葛所在於書序亦但云葛國伯爵而已僞傳于地理之學疎陋極矣必非爲武帝博士親見圖籍者之筆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

傳曰賢則助之德則輔之忠則顯之良則進之弱則兼之闔則攻之亂則取之有亡形則侮之有亡道則推而亡之有存道則輔而固之

辨曰此節之語三見左傳宣十二季隨武子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猶有弱而昧者何必楚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均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者昧也武曰無競惟烈撫弱者昧以務烈所可也據此惟取亂侮亡一句爲仲虺語兼弱攻昧爲古武經語故引書以明兼弱引詩以明耆昧又引詩以總明撫弱者昧也若

書辭果有兼弱攻昧取亂侮亾二句隨武子安得特分取亂侮亾句爲仲虺之言乎襄十四季中行獻子曰仲虺有言曰亾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亾固存國之道也襄三十季子皮曰仲虺之志云亂者取之亾者侮之推亾固存國之利也皆僅有取亂侮亾無兼弱攻昧足以爲證其曰亂者取之云云孔疏謂取彼尚書之意而改爲之辭其言非本文是也但并隨武子釋書之語所謂兼弱者盡入之仲虺口中且并其釋詩之攻昧二字而亦入之則蒐竊之跡殊不可掩耳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

傳曰日新不懈怠自滿志盈溢欲王自勉明大德立大中之道于民率義奉禮垂優足之道示後世

子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亾好問則裕自川則小鳴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傳曰能自得師求賢聖而事之謂人莫已若自多足人莫之益之道問則

有得所以足不問專固所以小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戒慎終如其始有禮者封殖之昏暴者覆亾之王者如此上事則敬天安命之道

辨曰荀子堯問篇云楚莊王曰其在中歸楊倞注即仲虺之言也曰諸侯自爲得師者

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爲謀而莫已若者亾吳子圖國篇呂覽恃君篇劉向新序雜事篇引竝同閔元季傳云齊仲孫湫曰親有禮覆昏亂霸王之器

也晉語云公孫固曰晉文公始有禮矣樹于有禮必有艾詩曰湯降不違聖敬日躋降有禮之謂也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

傳曰誕大也以天命大義告萬方衆人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傳曰皇大上帝天也衷善也順人有常之性能安立其道教則惟爲君之道

疏曰天生烝民與之五常之性使有仁義禮智信是天降善于下民也天旣

與善于民君當順之故云順人有常之性則爲君之道

辨曰晉語梁由靡曰以君之靈鬼神降衷吳語夫差曰今天降衷于吳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

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

釋文曰罹力之反本亦作羅洛河反荼音徒

傳曰荼毒苦也疏曰釋草荼苦菜故假以言人苦毒螫人蟲蛇虺之類是人

所苦故并言荼毒以喻苦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元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傳曰明告天問桀百姓有何罪而加虐乎疏曰檀弓云殷人尚白牲用白今

云元牡夏家尚黑于時未變夏禮安國注論語云殷家尚白未變夏禮故云

元牡是其義也鄭元說天神有六周家冬至祭皇天大帝于園丘牲用蒼夏

至祭靈威仰于南郊則牲用駢孔注孝經園丘與郊共為一事則孔所說無

六天之事論語所言敢用元牡即此事是也孔注論語以為堯日之章有二

帝三王之事錄者采合成章檢大禹謨及此篇與泰誓武成則堯日之章其

文畧矣鄭元解論語云用元牡者為舜命禹事于時總告五方之帝莫適用

用皇天大帝之牲其意與孔異

辨曰此節語見論語堯曰篇墨子兼愛篇作偽者割裂取之又顛倒其文辨詳後

又辨曰鄭注周禮以皇天大帝祭于園丘五方帝祭于郊其牲色亦各異因

推周禮以說商事商人所用牲色亦與周同此係湯將受命為舜命禹之事

故總告五方之帝其牲色不主當方亦依皇天大帝而用元元即蒼也此節

據孔安國以為伐桀告天而鄭亦以為為舜命禹事是鄭與孔合者也鄭以

為總告五方帝故用元而孔以為牲色無郊野之別未變夏禮而用元是鄭

與孔異者也但鄭所傳真古文湯誥已區此自是偽作者妄掇湯誓逸文以

入湯誥疏分析鄭孔異同亦是但竟以此為湯誥且以此傳與論語注真為

同出安國手則非

聿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眾請命

傳曰聿遂也大聖陳力謂伊尹放桀除民之穢是請命

辨曰墨子尚賢中篇云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此篇每

勦襲墨子所引湯誓逸文入之

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責若草木兆民允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

釋文曰僭字念反劉劄林反責彼義反徐扶云反

傳曰孚信也天信佑助下民桀退伏遠屏僭差責飾也天下惡除煥然咸飾若草木同華民信樂生天使我輯安汝國家

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傳曰謙以求眾心疏曰顧氏云言伐桀之事未知得罪天地否

辨曰未知得罪于上下亦墨子文辨見後

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

傳曰戒諸侯與之夏始

辨曰周語單襄公論陳侯必亾云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韋昭注云先王之令文武之教也單襄公周臣對周天子責陳侯犯先王之令而引此其爲文武遺訓甚明今乃采入湯誥中且改賞善罰淫作福善禍淫又罰淫與愾淫正相應今欲敷衍復離析其文而間以他語皆非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傳曰所以不蔽善人不赦己罪以其簡在天心故疏曰鄭元注論語云簡閱在天心

辨曰論語予小子履敢用元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孔安國注云此伐桀告天之文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疏云尚書湯誓無此文而湯誥有之今考墨子兼愛篇云湯曰惟予小子履敢用元牡告于天后曰今天大旱卽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簡在帝心萬方有罪卽當朕身蔡邕石經論語云萬方有罪在朕躬今論語罪字重出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卽此言湯貴爲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爲犧牲以祠祝于上帝鬼神此墨子文正安國所本也安國親得壁中古文且爲作傳如今本果真則何以明明克夏歸亳誥萬方而反云將伐桀而告天明明湯誥而反云湯誓且明明在尚書而反遠引墨子以爲據安國論語注何晏集解采之確然可信不比東晉突出之孔傳也晏

所采可信則今本之不可信百口奚辨哉且周語內史過曰其在湯誓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予一人韋昭注云湯誓商書伐桀之誓也今湯誓無此言則已散亡矣然則此節為湯誓之逸文而非湯誓安國論語注確不可易也白虎通卷上三軍篇引予小抑安國以為伐桀而墨子以為禱旱二說不同呂氏春秋九月紀言者湯克夏而正天下天下旱五年不收湯乃以身禱于桑林曰余一人有罪無及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無以一人之不敏使上帝鬼神傷民之命于是剪其髮解其手以身為犧牲用祈禱于上帝民乃甚說雨至後漢書陳蕃傳云昔禹巡狩蒼梧見市殺人下車而哭乃大至此說與墨子同

之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則并以湯之言為禹之言古書同說一事而所傳互異者甚多不足為怪獨安國一人之口自相矛盾且親作書傳而反指為墨子之文不言尚書則湯誥之為偽作斷斷無疑耳

鳴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傳曰忱誠也能是誠道乃有終世之美
辨曰作偽者妄采他書撰為湯誥不知鄭康成所傳孔壁真古文本有湯誥今雖亡猶畧見于史記殷本紀其辭曰既紉夏命還毫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于東郊告諸侯羣后母不有功于民勤力廼事予乃大罰殛女母予怨曰

古禹皋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鹵為河南為淮四瀆已脩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民故后有立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有狀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母之在國女母我怨凡一百二十六字女母我怨下有以令諸侯四字詳其語意殆為論功定罪誥戒諸侯而作初不必追述其告天伐桀之事也今偽作者遺却采因取他書語已足成篇若將史記所載人之反覺不類故遂棄之耳且湯所以告諸侯者皆欲其勤力民事語多典據非可空造與今本絕不同故不得不棄之也然此乃司馬遷親從安國問故而傳之者其為可信的確無疑其所稱四瀆配四方云云攷之後漢祭祀志光武定北郊四瀆河鹵濟北淮東江南唐人亦以淮為東瀆祭于唐州江為南瀆祭于益州河為鹵瀆祭于同州濟為北瀆祭于洛州迄今愈不可易似與此東為江南為淮方向少不合者蓋因古人地理言南可與東通言北可與鹵通非同東與鹵南與北迥相反故湯誥以江為東瀆未必非南以淮為南瀆未必非東也史記所載湯誥既屬可信則東晉晚出湯誥其偽可知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傳曰此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居位主喪羣后咸在位次伊尹制百官以三公攝冢宰烈祖湯有功烈之祖故稱焉疏曰伊尹祠于先王謂祭湯也奉嗣王祗見厥祖謂見湯也故傳解祠先王為奠殯而告見厥祖為居位主喪羣后咸在為在位次皆述在喪之事喪于殯歛祭皆名為奠虞祔卒哭始名為祭知祠非宗廟者元祀卽是初喪之時未得祠廟且湯之父祖不追為王所言先王惟有湯耳故知祠是奠非祠宗廟也祠有主有尸其禮大奠則奠器而已其禮小俱是享神故可以祠言奠太甲中篇云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則是除喪卽吉明十二月服終禮記稱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知此季十一月湯崩此祠先王是湯崩踰月太甲卽位奠殯而告也此奠殯而告亦如周康王受顧命尸天子春秋之世有奠殯卽位踰季卽位此踰月卽位當奠殯卽位也此言伊尹祠于先王是特設祠也嗣王祗見

厥祖是始見祖也特設祠禮而王始見祖明是初卽王位告殯為喪主也

辨曰鄭元所傳真古文原有伊訓其書雖亾猶見于漢書律歷志所引曰惟太甲元季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方明蓋劉向歆父子領校秘書親見古文歆撰三統歷載伊訓故班固采入律歷志的確可信偽作者取其文而失其旨妄加刪改孔傳係一手假造又為踰月卽位之說皆非也孟子言湯崩太丁未立先卒外丙立二季崩仲壬立四季崩乃立太甲趙岐注甚明史記殷本紀及律歷志說竝同真伊訓所云太甲元季乃仲壬崩之明季書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季既者追遯之詞不可泥而偽書偽傳以為太甲繼湯其謬一也爾雅雖云商曰祀周曰季古人臨文却不拘說詳禹貢兖州此元季偽孔改元祀其謬二也商人以丑月為正月則十二月是子月據劉歆以三統歷推是季為太甲元季十二月乙丑朔且冬至至朔同日歷家以為歷元伊尹祀于先王者以冬至配上帝故也律歷志既引此文而解之云言雖有成湯太丁外丙之服言外丙不言仲壬且如此則太甲身有四服皆未詳以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以配上帝是朔且冬至之歲也春秋僖露卷十五郊祭篇云春秋之義國有大喪者止宗廟之祭而不止郊祭不敢以父母之喪廢事天地之

禮也在禮亦曰喪者不祭唯祭天為越喪而行事白虎通卷上爵篇云王者改元奉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喪三年不祭推祭天地社稷為越禮而行事

且無論太甲繼仲

壬不繼湯即如偽孔為繼湯湯必以去季崩至踰季正月太甲改稱元季至此十二月朔乃行郊祀之禮十二月是元季末非元季初也乃偽作者并朔字刪去之慮郊祀典禮難于空敘改為即位陳訓遂掩却至朔同日之事以祀先王為莫殯告即位并謂此時湯崩方踰月果如此則崩季即改稱元季矣崩季改元亂世之事曾謂伊尹為之乎其謬三也誕資有牧方明一句如淳孟康注據儀禮觀禮方明以說之彼鄭注賈疏尤備方明以木為之繪天地四方神明之象伊訓祀天之時蓋用以陳設觀禮則諸侯咸會而盟故設以司盟作偽者祇就祖德陳訓敷衍成文遂刪此語其謬四也

祀方明紀季亦偽書此條尚似有據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

傳曰先君謂禹以下少康以上賢王

辨曰墨子卷八明鬼下篇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

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若能共允任天下之合下土之葆賈誼新書曰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

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嗚條朕哉自亳

傳曰桀不循其祖道故天下禍災借手于我有命商王誅討之造哉皆始也始攻桀伐無道由我始修德于亳

辨曰隱十一季左傳鄭莊公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而假手于我寡人晉語驪姬曰無必假手于我武王孟子引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載自亳趙岐注牧宮桀宮也此偽本乃改為嗚條始嫌與商郊牧野相溷故據序改之但岐謂造攻桀造作可攻之罪其說近鑿今既為始攻解自應從牧宮若序云與桀戰于嗚條之野則已為敗桀之終事安得為始攻乎又鄭康成注書序典寶引伊訓曰載乎在亳疑即朕載自亳之異文又曰征是三臞則偽作者竟以其無所附麗而遺之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

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曰善惡之由無不在初欲其慎始立愛敬之道始于親長則家國並化終洽四海疏曰愛敬自近始即孝經云愛親者不敢惡于人敬親者不敢慢于人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也

辨曰禮記祭法曰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召誥曰今王嗣受厥命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禮記祭義曰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

傳曰言湯始修為人綱紀有過則改從諫如流必先民之言是順克明理恕克忠竭誠使人必器之常如不及恐有過言湯操心常危懼以至為天子此自立之難

辨曰荀子卷九臣道篇云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事聖君之義也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詔事中君之義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此荀子論人臣格君之道而偽

作者乃改以為先王事又左傳曰君明臣忠論語曰無求備于一人淮南子汎論訓曰君子不責備于一人亢倉子訓道篇曰君子檢身常若有過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釋文曰哲本又作詰

傳曰布求賢智使師輔于爾嗣王

辨曰墨子曰先王之書距奉之言也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亾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

傳曰言湯制治官刑法以儆戒百官常舞則荒淫樂酒曰酣酣歌則廢德事鬼神曰巫言無政殉求也昧求財貨美色常遊戲畋獵是淫過之風俗狎侮聖人之言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規而不納耆奉有德疏遠之童稚頑嚚親比之是荒亂之風俗有一過則德義廢失位亾家之道諸侯犯此國亾之道邦君卿士則以爭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鑿其頷涅以墨蒙士例謂下士士以爭友僕隸自匡正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二伯鄭語史伯曰惡角犀豐盈而近頑童窮

又辨曰閻若璩曰墨子引湯之官刑未言作于何時然左傳昭六年叔向論子產曰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懼民之有爭心也杜預注曰臨事制刑不豫設法也法豫設則民知爭端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注曰夏商之亂著禹湯之法言不能議事以制又曰周有亂政而作九刑注曰周之衰亦為刑書謂之九刑又曰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注曰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官刑正作于商之叔世其非湯所制明矣而偽作者不能參考左氏止據墨子遂以為湯所制不知其時固未嘗有此也昭二十九卒晉趙鞅荀寅鑄刑鼎仲尼聞而非之曰晉其亡乎彼春秋之末且然曾謂成湯盛世而即豫設法以告下民哉或疑鞭作官刑虞舜已有何獨湯無官刑夫湯時五刑具在未嘗無官刑也獨所為三風十愆為官刑條目勒成一書以豫告下民湯固未嘗有此也故恒舞于宮是謂巫風即為湯之

法而湯未嘗勒為一書也九刑之作原于周公賊藏盜姦為大凶德有常無赦是也然說者猶謂此乃後世作九刑者記周公之言非周公自為之書也觀于周公則禹刑湯刑必不作于禹湯可知其必不容述于伊尹之口以訓太甲又可知矣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傳曰洋洋美善言甚明可法祥善也天之禍福惟善惡所在不常在一家修德無小天下賚慶不德無大惡有類以類相致必墜失宗廟

辨曰墨子非樂上篇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亾上帝不順降之日祥其家必懷喪易文言曰積善之家必餘慶積不善之家必餘殃漢書吳王傳曰蓋聞為善者天報以福為非者天報以殃賈誼新書曰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曰君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而舍之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而為之小不善積而為大不善三國志注蜀先主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為之勿以善小而為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傳曰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疏曰古人讀阿倚同音故阿亦倚也稱上謂之衡故衡為平也詩毛傳云阿衡伊尹也鄭元亦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湯倚而取平故以為官名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不承基緒

傳曰顧謂常目在之諫是也言敬奉天命以承順天地肅嚴也言能嚴敬鬼神而遠之監視也天視湯德集王命于其身撫安天下尹能助其君居業天下之眾肆故也先祖勤德致有天下故子孫得大承基業疏曰說文顧還視也諫與是古今字孫武兵書及呂氏春秋皆云伊尹名摯則尹非名也今自稱尹者湯使尹正天下號曰伊尹故亦以尹自稱

辨曰大學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詩天監在下有命既集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

王戒哉祇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傳曰周忠信也身先見夏君臣用忠信有終夏都在亳鹵桀君臣滅先人之道德不能終其業以取亾嗣王以不終為戒敬其君道則能終為君不君則辱其祖

辨曰禮記緇衣篇先引尹吉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鄭注吉當為告古文誥字之誤也尹告伊尹之誥也書序以為咸有壹德其下文又引太甲曰天作孽四句云云其下文即緊接尹吉曰惟尹躬天見于鹵邑夏三句云云鄭注尹吉亦尹誥也天當為先字之誤忠信為周相助也謂臣也伊尹言尹之先祖見夏之先君臣皆忠信以自終今天絕桀者以其自作孽伊尹始仕于夏此時就湯矣夏之邑在亳鹵見或為敗邑或為予據鄭注尹吉即尹誥尹誥即咸有一德則先見鹵邑云云亦係咸有壹德之文而斷斷非太甲何則上引太甲下引尹吉緊相承接則知尹吉斷斷非太甲矣而偽作者順手摻遂援入之又此節之傳全同鄭禮記注此豈鄭注之本于孔傳耶乃魏晉間作偽孔傳者竊取鄭注耳

忠信為周本國語文

又坊記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

云厥辟不辟忝厥祖鄭注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此義亦與今書及傳異

王惟庸罔念聞

傳曰守常不改無念聞伊尹之戒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啟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慎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

傳曰爽顯皆明也先王昧明思大明其德坐以待旦而行之旁非一方美士曰彥開道後人言訓戒越墜失也無失亾祖命而不勤德以自顛覆當以儉爲德思長世之謀機弩牙也虞度也度機機有度以準望修德夙夜思之明且行之如射先省矢括于度釋則中止謂行所安止君止于仁子止于孝

辨曰昧爽丕顯本左傳昭三季叔向引讒鼎之銘讒鼎乃魯鼎非商事坐以待旦本孟子乃周公中夜以思此理非商先王待旦而行之兩語皆取成句又離其本義讒鼎本作昧且因復且字復據牧誓甲子昧爽改作爽又禮記

緇衣引太甲曰無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則釋今增入

中間二句刪去也厥二虛字惟朕以懌本康誥則予一人以懌萬世有辭本

洛誥汝永有辭

李善注文選引書鄭元注若虞機張云云此乃鄭緇衣注善誤認作書注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子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王祖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傳曰言習行不義將成其性狎近也經營桐墓立宮令太甲居之近先王則訓于義無成其過不使世人迷惑怪之王往入桐宮居憂位能思念其祖終其信德

辨曰無逸不義惟王賈誼新書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况與心成故中道若性孔子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大戴禮記保傅篇畧同孟子伊尹曰子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成十六季傳子叔聲伯曰以魯之密邇仇讎吳語董褐曰孤以不得密邇于天子

又辨曰閻若璩曰殷本紀注引鄭康成曰桐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似注書序語初不指桐爲湯葬地魏晉間孔傳出始有此說此說果真是漢武帝時已

知湯葬處矣何劉向告成帝猶曰殷湯無葬處乎蓋直至哀帝建平元季大司空御史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始得之劉向固不知也向且不知而謂孔安國知之乎趙岐注桐爲邑亦不云葬地後漢郡國志梁國有虞縣有薄縣虞則有空桐地有桐地有桐亭薄下注云有湯冢雖相去未遠判然各爲一縣所有豈得指桐爲湯墓乎緣孔傳欲傳會太甲居近先王致生此說後儒見有居憂字竝謂桐宮乃諒陰三季之制非關放廢顯悖孟子尤爲怪矣

元和郡縣志殷湯陵在河內府寶鼎縣北四十三里卽今山西蒲州府榮河縣也縣志云殷湯陵在百祥村鹵元時淪入汾河以石柩遷葬明洪武初建陵廢于其東考湯冢在薄此與薄甚遠要皆偽傳爲之作備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

傳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月三季服闋冕冠也踰月卽吉服疏曰周制君薨之季屬前君明季始爲新君元季殷法君薨之季新君卽位卽以其季爲元季惟三祀者太甲卽位之三季也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季十一月爲再替除喪服至十二月服闋闋息也冕是冠內別名冠是首服大名故以冕爲冠王制云殷人昀而祭大雅云常服黼昀昀是殷祭冠今云冕

者蓋冕爲通名殷禮不知天子幾冕周禮天子六冕大裘之冕祭天尚質弁師惟掌五冕備物盡文惟衮冕耳此冕服蓋衮冕也顧氏云祥禫之制前儒不同士虞禮云替而小祥又替而大祥中月而禫王肅云祥月之內又禫祭服彌寬而變彌數也禮記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王肅云是祥之月而禫禫之明月可以樂矣此孔傳云二十六月服闋與王肅同鄭元以中月爲間一月云祥後復更有一月而禫則三季之喪凡二十七月與孔異

辨曰如偽書及傳則是自湯崩太甲立不率教卽被放後改悔復迎歸復位其事皆在此二十六月之內也悖謬極矣放君大變之事伊尹豈輕有是舉不明則訓之冀其改悔不改則又誡之至再至三猶不改然後不得已而放之計始立至被放必不在一二季之內卽放後亦必令其動心忍性徐徐熟察實見其能改方始迎歸必不乍放乍迎如置棊然也史記殷本紀載帝太甲既立三季不明暴虐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宮三季伊尹攝行政帝太甲居桐宮三季悔過自責反善于是伊尹迺迎帝太甲而授之政首三季字指初卽位後下三季字指被放後蓋前後共六季最爲明白書序云太甲既立不

明伊尹放諸桐三季復歸于亳既之爲言可該久遠不必在一二季內古文簡畧省首三季字耳與史記不乖刺也孟子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于桐三季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處仁遷義三季以聽伊尹之訓已也復歸于亳據文似在桐有六季之久孟子行文取便不必核實亦如淮泗注江之類要其爲六季則同奈何作偽書者竟謂太甲卽位未久卽被放廢放後未幾又卽復位伊尹之無人臣禮一至于此僞傳與經同出一手逞臆妄造傷教害義大有關繫不可不辨

又辨曰閻若璩曰三季之喪二十五月而畢中月而禫鄭康成以中月爲閏月則二十七月而後卽吉王肅以中月爲月則二十六日卽吉王肅以前未聞有是說也今孔傳于太甲惟三祀十有二月朔釋曰湯以元季十一月崩至此二十六日三季服闋非用王肅之說而何蓋僞作者之意非以三祀十有二月爲正朔乃以是月爲服闋而卽吉也服果闋于是月則太甲之元必改于湯崩之季一季二君此豈三代所宜有乎僞作者不知三代典禮既以崩季改元衰季不祥之事上加盛世又以祥禫共月後儒短喪之制

上擬古人蓋至是而其僞愈不可掩矣王學謂祥禫共月其所以可廢者以前無所本特王氏鑿空耳鄭學謂祥禫間月則遠有師承劉熙釋名曰間月而禫白虎通德論曰二十七月而禫大戴喪服變除禮曰二十五日大祥二十七月禫夏朔而上之僖公薨于十二月乙巳杜氏推歷乙巳在十一月至文二季冬僖之喪已二十六月矣公子遂如齊納幣公羊譏其喪娶則公羊氏亦主二十七月遙與鄭氏合可知也若王肅者議禮必反鄭氏以檀弓祥而禫是月禫徙月樂爲據夫所謂是月禫者所以發下文而不繫于上也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而文無所繫孰謂是月禫云者乃祥月乎果禫在祥月應曰月中而禫不可謂之中月也惟儀禮士虞禮替而小祥又替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是月也則承上文又與檀弓別若謂中月爲大祥月之中既云中月又云是月不太贅乎益驗王氏說非是而孔傳之謬可知

禮記問傳父母之喪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縞無所不佩疏云中間也大祥之後更間一月而爲禫祭二十五日而禫二十七日而禫此經及疏甚明王肅之說得以亂之者惟據檀弓是月禫云云然鄭子祥而禫下云縞冠素紕也于是月禫徙月樂下云言禫明月可以用樂隔別注之不相連屬明是月者不蒙上祥縞之文特以發下徙月耳又檀弓孟獻子禫而樂比御而不入疏云鄭必以二十七日禫者雜記云父在爲母爲妻十三月太祥十五月禫爲母爲妻尚祥禫異月豈容三季之喪乃祥禫同月若以父在爲母屈而不申故延禫月爲妻當亦不申祥禫異月乎共魯人朝祥暮歌及喪服四制云祥之日鼓琴及夫子既祥五日彈

琴不成聲皆據省樂忘哀非正樂也其三季問云三季之喪二十五日而畢據喪事終除衰去杖餘衰未盡受延
兩月非喪之正也王肅難鄭云若二十七月禫其歲未遭喪則出入四季喪服小記何以云再期之喪三季如王
肅此難則爲母十五月而禫出入三季小記何以云期之喪二季明小記所云據喪之大斷也此疏駁王說尤精
蓋大祥之後間月而禫徒月而樂即吉有漸不忍忘親王肅妄造異說悖理害教此偽古文尚書及偽孔傳正王
肅之徒所爲誣聖經
咸後學罪莫大焉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
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傳曰無能相匡故須君以生后須民以君四方

辨曰禮記表記引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此改作

胥匡以生則又本盤庚上篇吳志駱統傳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萬世無疆之休本召誥無

疆惟休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
作孽猶可違自可孽不可追既祚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
惟厥終

傳曰君而稽首于臣謝前過類善也闡乎德故自致不善速召也言已放縱
情欲毀敗禮儀法度以召罪于其身孽災追逃也言天災可避自作災不可

逃

辨曰闡若據曰宋史繩祖學齋估畢云左傳昭十季子皮曰夏書云欲敗度

縱敗禮今左傳作書曰上無夏字而繩祖以爲夏書似繩祖所見是別本

又辨曰此王拜手稽首及下伊尹拜手稽首皆本洛誥周公拜手稽首王拜

手稽首之文又孟子公孫丑離婁兩引天作孽四句追皆作活緇衣則引云

天作孽可違也自作孽不可以追此參合于二者之間上二句從孟子去也

字下二句從緇衣作追字又左傳楚共王曰未習師保之訓教展喜曰匡救

其災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
不悅竝其有邦厥鄰乃曰俟我后后來無罰王懋乃德視乃厥祖無時豫怠奉
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斃

傳曰修其身使信德合于羣下惟乃明君湯子愛困窮之人使皆得其所故

民心服其教令無有不忻喜湯俱與鄰竝有國鄰國人乃曰待我君來言忻

戴君來無罰言仁惠王當勉修其德法視其祖而行之無爲是逸豫怠惰以

念祖德爲孝以不驕慢爲恭以明視遠以聰聽德王所行如此則我承王之
美無斃疏曰周禮太祝辨九拜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鄭元云稽首
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鄭解此三拜之
形所以爲異稽首頭下至地頓首頭下至地暫一叩之而已此言拜手稽首
者初爲拜頭至手乃復申頭至地至手爲拜手至地乃爲稽首

辨曰先王子惠困窮本淮南子修務訓云湯風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
以寬民氓布德施惠以振困窮上文味爽丕顯二句卽夙興夜寐意後我后
二句本孟子但此與後來其蘇本一語而異文此分見仲虺太甲辨已見前
視遠惟明二句本楚語致遠以爲明聽德以爲聰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
享于克誠天位艱哉德惟治不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亾終始
慎厥與惟明明后

傳曰天子人無有親疎惟親能敬身者民所歸無常以仁政爲常鬼神不係

一人能誠信者則享其祀居天子之位難以此三者爲政以德則治不以德
則亂安危在所任治亂在所法明慎其所與治亂之機則爲明君

辨曰此篇全與蔡仲之命相複不意三代以上作書之人亦效後世剽竊之
技不顧雷同之恥其謬顯然說詳于後

又辨曰真德秀謂敬仁誠竝言始于此唐虞未有愚謂敬仁誠之義直至孔
子子思孟子始發揮透暢如揭日月而行前此則豈惟唐虞夏商未嘗及此
卽文王周公亦引而未發蓋義理愈推則愈明也僞作古文尚書者生于孔
孟之後采取其語入伊尹口中其理則是而其文則僞讀者存其理而辨其
僞可

先王惟傳曰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若升高必自下若陟
遐必自邇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有言遜于汝心必求諸道
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傳曰湯惟是終始所與之難勉修其德能配天而行之令善也繼祖善業當
夙夜庶幾視祖此配天之德而法之善政有漸如登高升遠必用下近爲始

然後終致高遠無輕爲力役之事必重難之當常自危懼以保其位于始慮
終于終思始人以言弗違汝心必以道義求其意勿拒逆之遜順也言順汝
心必以非道察之勿以自臧

辨曰詩聿修厥德克配上帝荀子慎終如始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
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傳曰胡何常念慮道德則得道德念爲善政則成善政一人天子貞正也天
子有大善則天下得其正辯言利口覆國家故特慎焉成功不逞其志無限
故爲之極以安之君臣各以其道則國長信保于美

辨曰禮記文王世子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彼所引
爲古語則非尚書甚明且旣入伊尹口中則樂正云云自不可用于是改爲

弗慮云云而仍用成字以叶韻且彼云一有元良而此改一人蓋見釋詁元
良首也遂以此語實之而郭璞則云元良未聞然則改之者皆非也又彼原

文稱世子乃以訓長君亦不合

寬政己未

